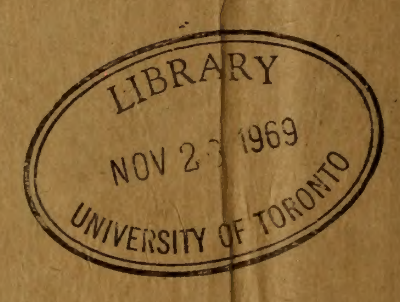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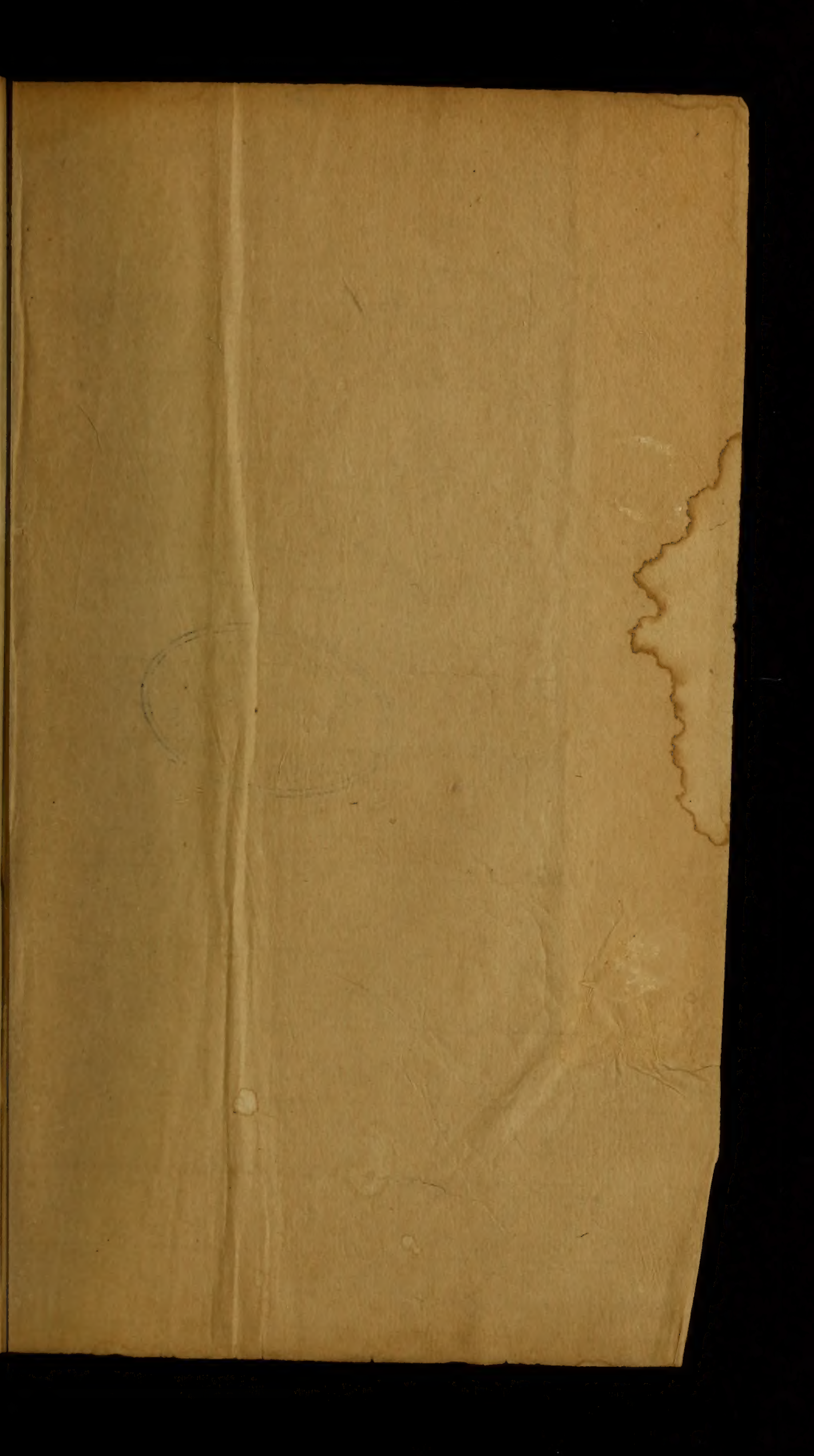
關聖帝君寶訓像註

一







關帝寶訓

癸丑年[illegible]

雍正辛亥歲鐫

關帝寶訓

是編發願印施求無不應每套工價紙張紋銀台連紙者叁錢叁分竹紙者叁錢捌分向京都琉璃廠東門文采齋甘家刻字鋪告知不拘多寡隨時彙印

序

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朱宗之其教人以為善而去惡也必先奪其禍福之見故近世勸善之書主於事應者多為學者所排擯然程朱之說盖究極乎天道人事之變故必決去學者私意之伏藏而後可以順性

命之理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道其常使中人以下皆知所勸懲以定其趨向其義實兩行而不相悖也夫學者日誦程朱之說然能篤信力行而不少留其私意者幾人哉而欲以達於農工商賈婦人孺

子難矣

關公訓言不知所自始相傳以爲術者降神而錄其語茲復輯奉行者之事應而繪之圖以刊布焉使覽者披其圖以傳其事雖不曉文字者可以口授目視耳聞而相感動也夫房中之樂女婦之常事也而周公用之閨門鄉黨邦國以化

天下吹豳詩擊土鼓逆暑迎寒以勸農者是編之作亦此義焉耳學者果能盡性命之理自無取於此然亦何事排擯以阻中人向善之志與是為序

雍正九年歲在辛亥陽月　吉旦

關聖帝君覺世寶訓

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愧。可立於天地之間。若不盡忠孝節義等事。身雖在世。其心既死。可謂偷生。凡人心卽神。神卽心。無愧心。無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故君子三畏四知。以慎其獨。勿謂闇室可欺。屋漏可愧。一動一靜。神明鑒察。十目十手。理所必至。況報應昭昭。不爽毫髮。淫爲諸惡首。孝爲百行原。但有逆理。於心有愧者。勿謂有利而行之。凡有合理。於心無愧者。勿謂無利而不行。若負吾教。

請試吾刀。敬天地。禮神明。奉祖先。孝雙親。守王法。重師尊。信朋友。和鄉鄰。別夫婦。教子孫。時行方便。廣積陰功。救難濟急。恤孤憐貧。創修廟宇。印造經文。捨藥施茶。戒殺放生。造橋修路。矜寡拔困。重粟惜福。排難解紛。捐貲成美。垂訓教人。寃讐解釋。斗秤公平。親近有德。遠避凶人。隱惡揚善。利物救民。回心向道。改過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存。一切善事。信心奉行。人雖不見。神已早聞。加福增壽。添子益孫。災消病滅。禍患不侵。人物咸寧。吉星照臨。若存惡心。不行善事。淫人

妻女。破人婚姻。壞人名節。妒人技能。謀人財產。唆人爭訟。損人利已。肥家潤身。恨天怨地。罵雨呵風。謗聖毀賢。滅像欺神。宰殺牛犬。穢溺字紙。恃勢辱善。倚富壓貧。離人骨肉。間人兄弟。不信正道。姦盜邪淫。好尚奢詐。不重儉勤。輕棄五穀。不報有恩。瞞心昧已。大斗小秤。假立邪教。引誘愚人。托說昇天。斂物行淫。明瞞暗騙。橫言曲語。白日咒詛。背地謀害。不存天理。不順人心。不信報應。引人作惡。不修片善。行諸惡事。官詞口舌。水火盜賊。惡毒瘟疫。生敗產蠢。殺身亡家。男盜

女淫近報在身遠報子孫神明鑒察毫髮不紊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作惡禍臨我作斯語願人奉行言雖淺近大益身心戲侮吾言斬首分形有能持誦凶消聚慶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皆能有成凡有所祈如意而獲萬禍雪消千祥雲集諸如此福惟善可致吾本無私惟佑善人眾善奉行毋怠厥志

關帝寶訓像註卷一目錄

人生在世

若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愧可立於天地之間

若不盡忠孝節義等事身雖在世其心既死可謂偷生

凡人心即神神即心無愧心無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

第五倫 數觀姪病　士夫 虧心神縮

故君子必畏四知以慎其獨

蔡元定 貽書訓子

勿謂闇室可欺屋漏可愧一動一靜神明鑒察十目十手理所必至

陳瓘 自省勿欺　邵嗣堯 官清身脊

況報應昭昭不爽毫髮

孫劭 詳觀冥錄

淫為諸惡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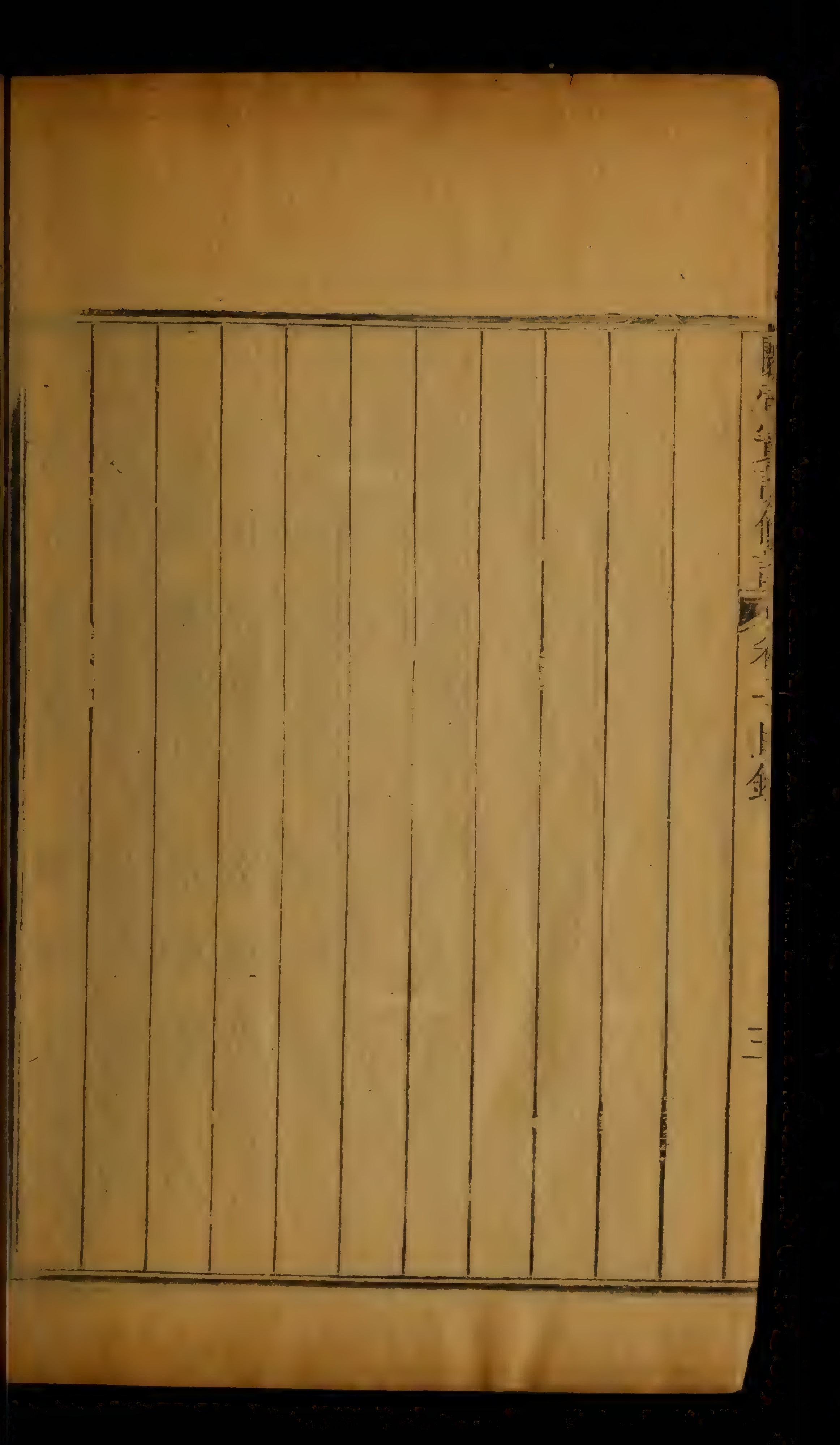
汪天與 峻拒邪色　劉理順 贈婢不染

湯聘 不淫舟女　賈仁 悔罪求嗣

孝為百行原

但有逆理於心有愧者勿謂有利而行之

凡有合理於心無愧者勿謂無利而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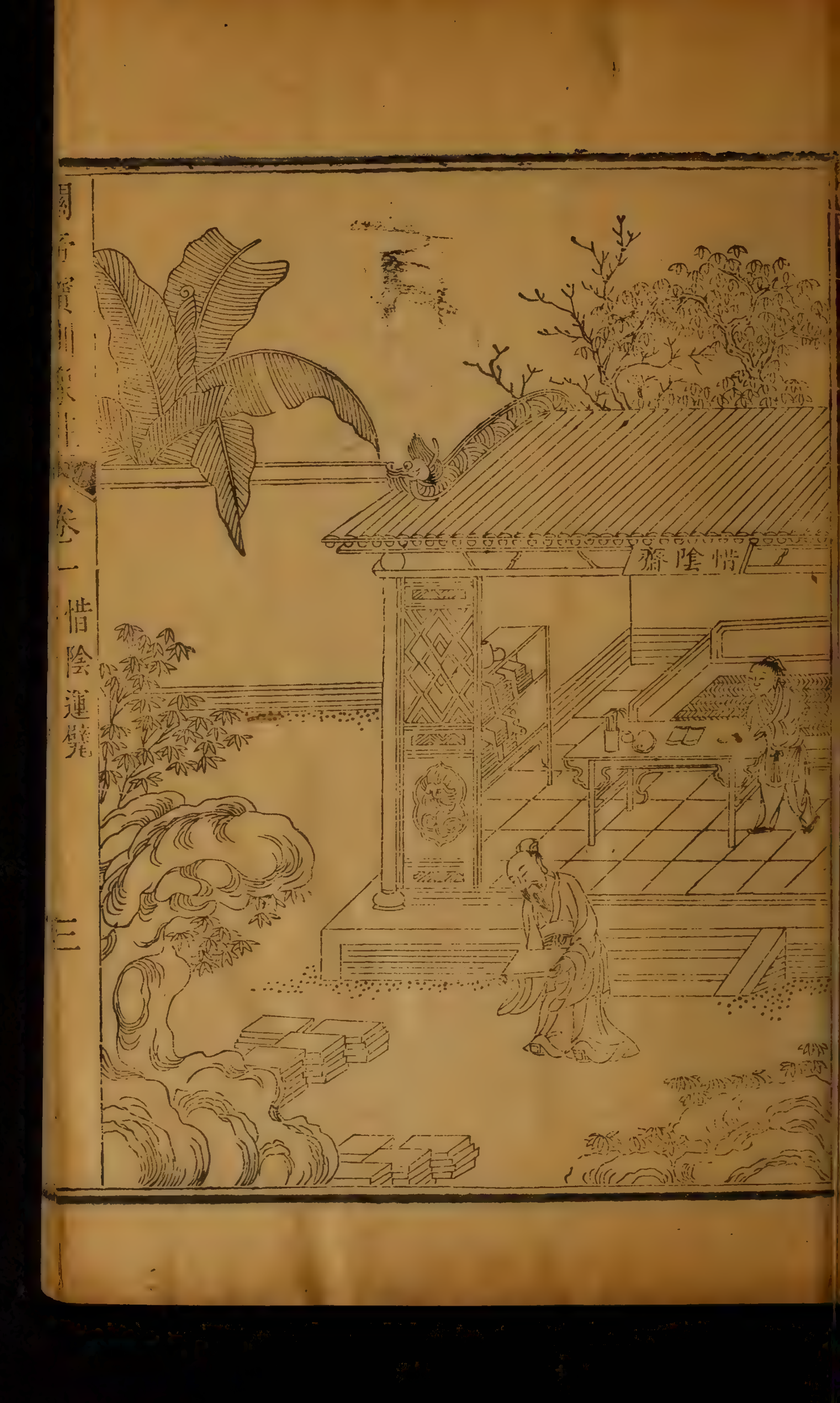
人生在世

［增論］關帝提起人生在世四字須要細心玩味不可作泛泛觀蓋天地之間人爲貴旣爲人必不愧不怍始足表異於人旣在世必立德立功差堪有補於世俾人皆佩之服之震而驚之曰此大聖賢也眞豪傑也斯貴矣若使幼而壯壯而老一任悠悠歲月不肯勉勉以成名卽有稍稍聲聞不能赫赫以傳後乃庸碌者流奚足貴則人生在世一語見得人生非物生也旣在世悉慮在世也有鄭重意有希望意有危惕意有悲憫意雖暮鼓晨鐘未若此無聲之警醒也昔盧皇太尊謂妙行眞人曰人生於世如在寶山種種善緣皆爲至寶生不爲

善。一旦離世。是猶登寶山不持一物。空手而歸。悔之已晚。然則人生在世。可不亟亟爲善乎。



漢東平王蒼好善嘗謂人曰人在世間無補於世者多有功於世者少矧驕佚成性溺於聲色貨利耶彼人之溺此者以爲世間之可樂惟此不知此等之樂過去即空行善之樂過後猶在也一日朝明帝帝問王處家何事最樂王奏曰爲善最樂帝大加褒獎詔賜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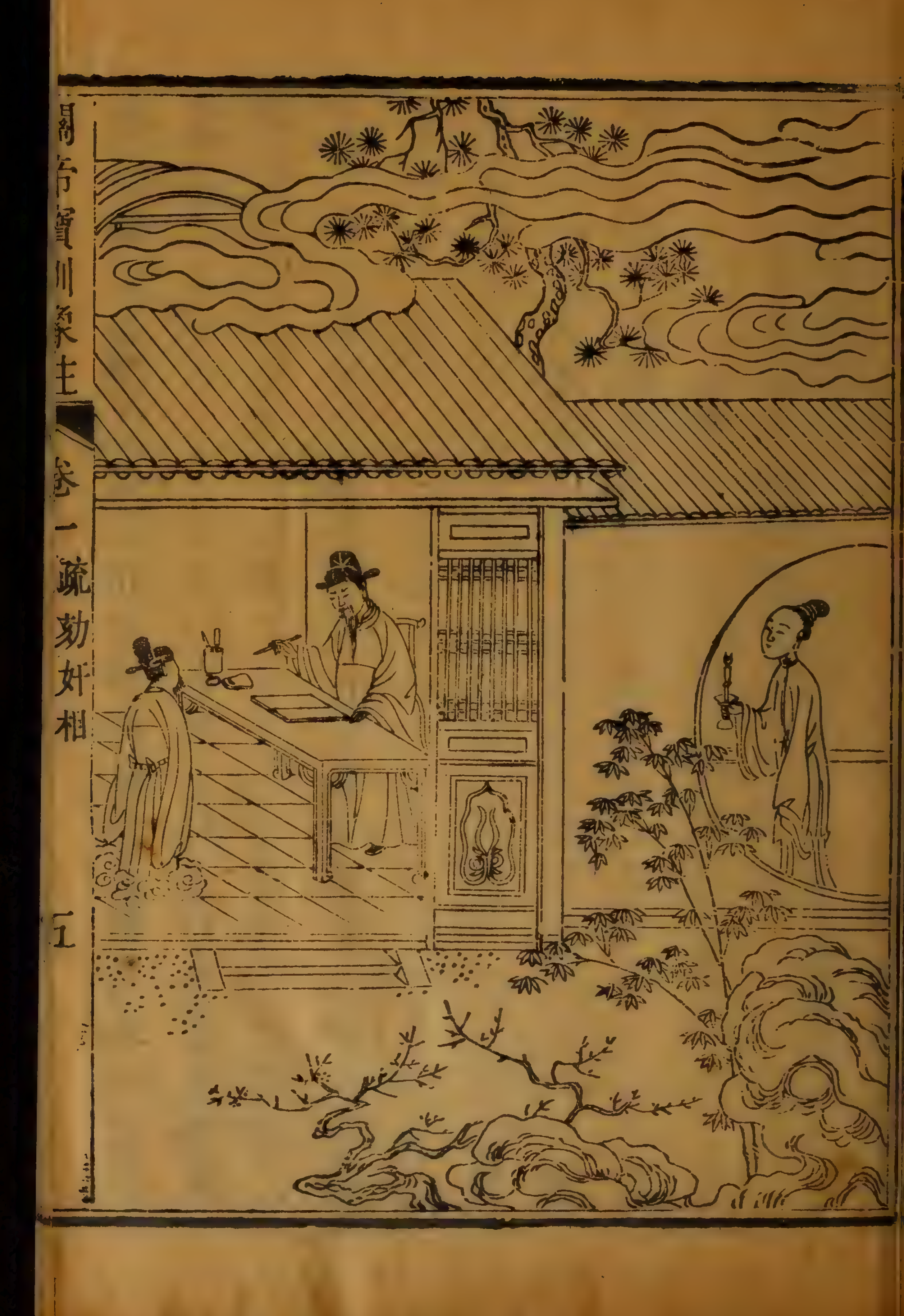

惜陰齋

晉陶侃幼孤嗜學胸襟遠大。謂士生斯世。有窮達之分。窮則淑身砥俗維一世之名教達則匡君定國留百世之勳名否則直虛生耳。嘗自歎曰大禹聖人尚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雖燕居無事朝運百甓於齋外夕運於齋內。以示不敢暇逸之意。後為八州都督晉世倚為安危

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愧可立於天地之間

【增論】天地間何事堪不朽哉惟此忠孝節義等事而已然此等事不可一例拘如匪躬致身忠也即隨分盡職亦忠也立身揚名孝也即菽水承歡亦孝也託孤寄命節也即幽獨不欺亦節也扶危濟困義也即簞豆不苟亦義也果盡之而無憾其於人道又奚愧歟無愧乎此則爵祿可辭矣白刃可蹈矣無愧乎此則磨而不磷矣涅而不緇矣纔是天地間第一漢子纔是天地間第一完人但見窮則廉頑而立懦達則勒鼎而銘鐘雖牧童樵叟猶歆其名野史稗官亦傳其事其可泣可歌為何如者寧止當時則榮沒則已耶即謂之不朽也可





明楊椒山公繼盛。爲兵部主事。值嚴嵩奏開馬市。公疏請罷之。并劾嵩奸。奏上。貶狄道縣典史。後嵩以公負重望。欲市恩令附己。旋起用。歷職方司員外。公甫到任。即劾嵩二十四大罪。奏上。下公於獄。誣坐斬。值朝審。公披枷鎖赴長安門。百姓數萬人咨嗟。公口占一律云。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朝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僻從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臨刑時。妻泣問遺言。公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遂畢命。士君子哀之。至今誦公詩者。猶不禁潸然淚下也。



國朝冷孝子名昇山東益都諸生。父植元好遠遊。明懷宗己卯。適嶺表。鼎革後。兵戈阻絶三十年。孝子依肇慶道趙進美往端州。冀便蹤訪。一日有喬姓者。亦山東人。往西粵。孝子跪請訪求。閱歲喬返。微聞其父歿於龍州土司。孝子泣辭去。遡牂牁而上。歷三百七十餘灘。自横州達南寧。又經遷隆思明。步行五千里。遇那利人蔡鄭二叟。詢知與其父舊爲龍州土司客。乃與偕往。復與葬師譚姓者遇。竟得父櫬於龍州北門外交帶橋側。負骸骨歸。孝子自敘其事。爲龍州扶櫬記。冷一寒士。父歿三十年。竟能負遺骸於蠻荒萬里之外。視王紳滇南慟哭記尤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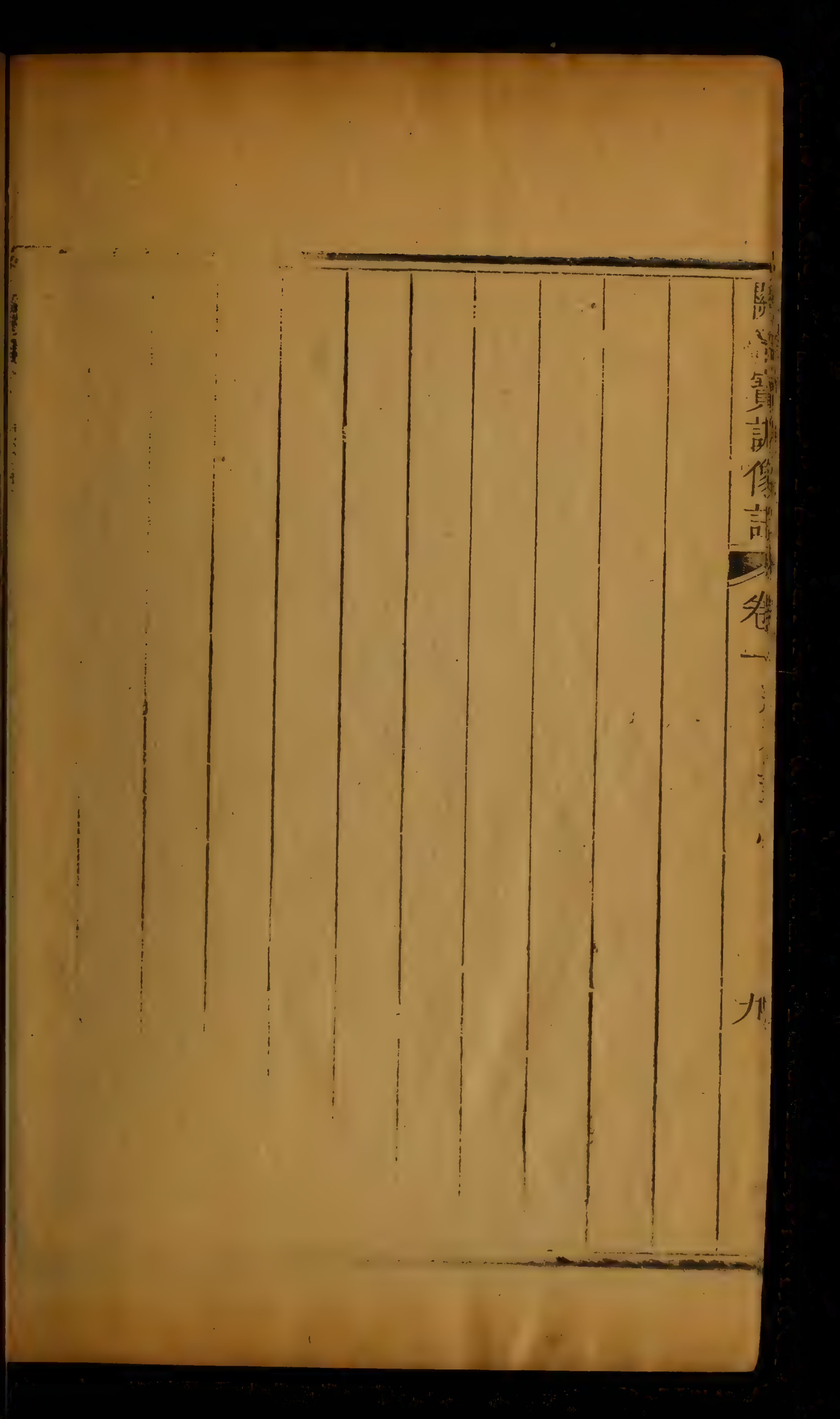
戰國時顏斶隱居樂道不以窮乏易節嘗對齊王言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蘇子瞻曰此善處窮者也峻節爲不可及矣



廬陵張千載字毅甫文文山義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敗還吉州毅甫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某亦往往即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食無缺又密造一櫝文山授命日卽藏其首火斂拾骨置櫝內負之南行付其家先一日文山之子夢父曰吾從毅甫還矣已而果至若此之義百世下聞風猶爲唏噓感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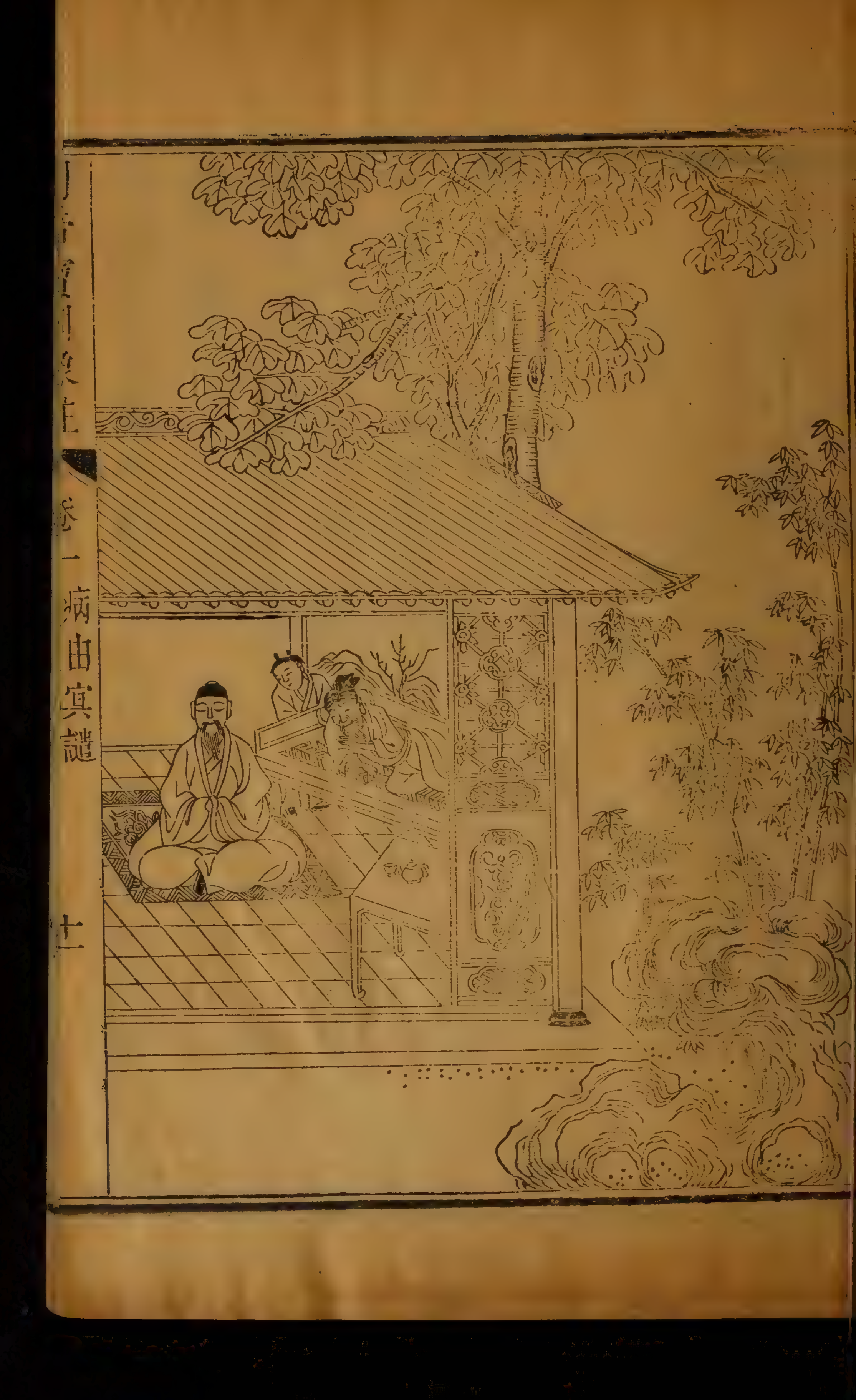
若不盡忠孝節義等事身雖在世其心旣死可謂偷生

增論忠孝節義等事皆人生性分內事也烏乎不盡如或不盡則無父無君無禮義廉恥之四維廢亡何等歟若此不謂其心之昧不謂其心之放直謂其心之死而已夫心何忍令其死耶凡人行有不當則色赧而心已死並無所用其赧矣凡人內有不正則目眊而心先死更無所形其眊矣但見居然其人之形骸而塊然滅人之至性宛然服人之衣冠而顏然褻人之名教雖有身猶如無身也雖在世不如歿世也祗偷生於天地間不足與於人之數耳而人皆厭之惡之嗟之歎之以爲忠孝兩虧節義俱喪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哀哉




辱殺奸佞

宋賈似道爲相。奸邪不忠。作半閒堂。與羣妾踞地鬭蟋蟀。一切軍情重事。漫不經心。欺君誤國。後爲翁合所劾。安置循州。會稽尉鄭虎臣其父爲似道所配。請爲監押。時似道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盡遣去。撤轎蓋暴行日中。令轎夫唱吳歌譏之。窘辱備至。至洛陽橋。遇所貶葉李放還。見於客邸。李賦詞以贈云。余歸路。君來路。天理昭昭胡不悟。公田關會竟何如。仔細思量眞自誤。雷州戶。崖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似道俯首慚謝。至木綿菴。虎臣拘其子於別室。即廁上拉似道胸殺之。天下稱快焉。



明蔣珍少年登鄉薦。丁母憂。有碍會試。珍往前坐一月。其妻曰。功名有定。無爽。決不能中。珍弗聽。果落第。選一推官。到任五日。其父訃音至。珍隱而不言。日收地方規禮。一月後方詳報丁憂。同家半載。心腐生一癰。百藥罔效。時有開雲道人。能知冥事。珍叩問之。道人默目良久。吒之曰。爾前世積福厚。官至參政。壽享七十。但一爲名而無爽。一爲利而匿喪。孝道虧而天罰奪命。不久矣。珍慚悔無地。癰毒攻內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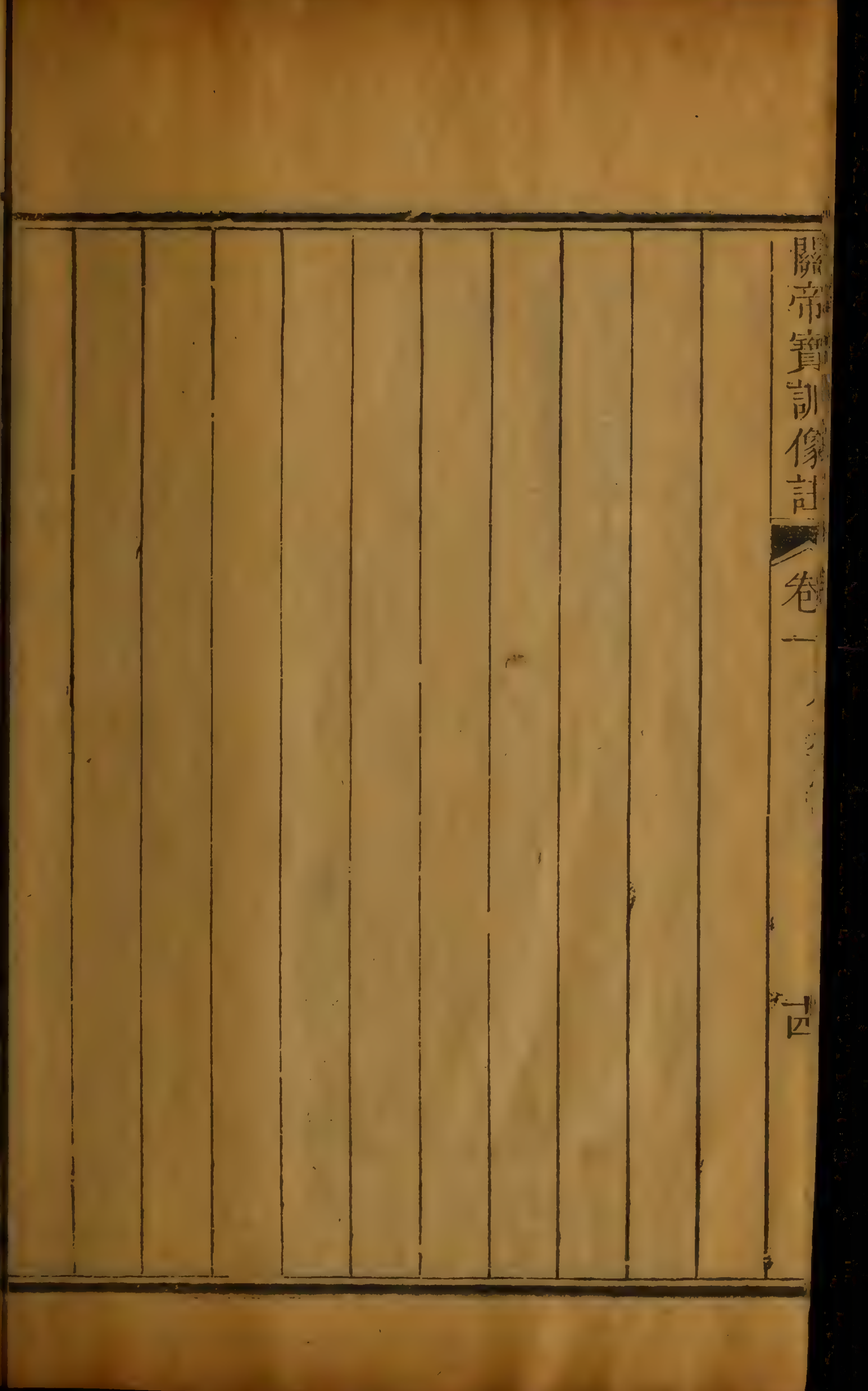
明崔呈秀但知趨勢。不顧名節。奸宦魏忠賢當國。呈秀諂事。無所不至。甚且認爲義父。溺器上亦刻義子呈秀獻。迨忠賢伏誅。并下呈秀於獄。尋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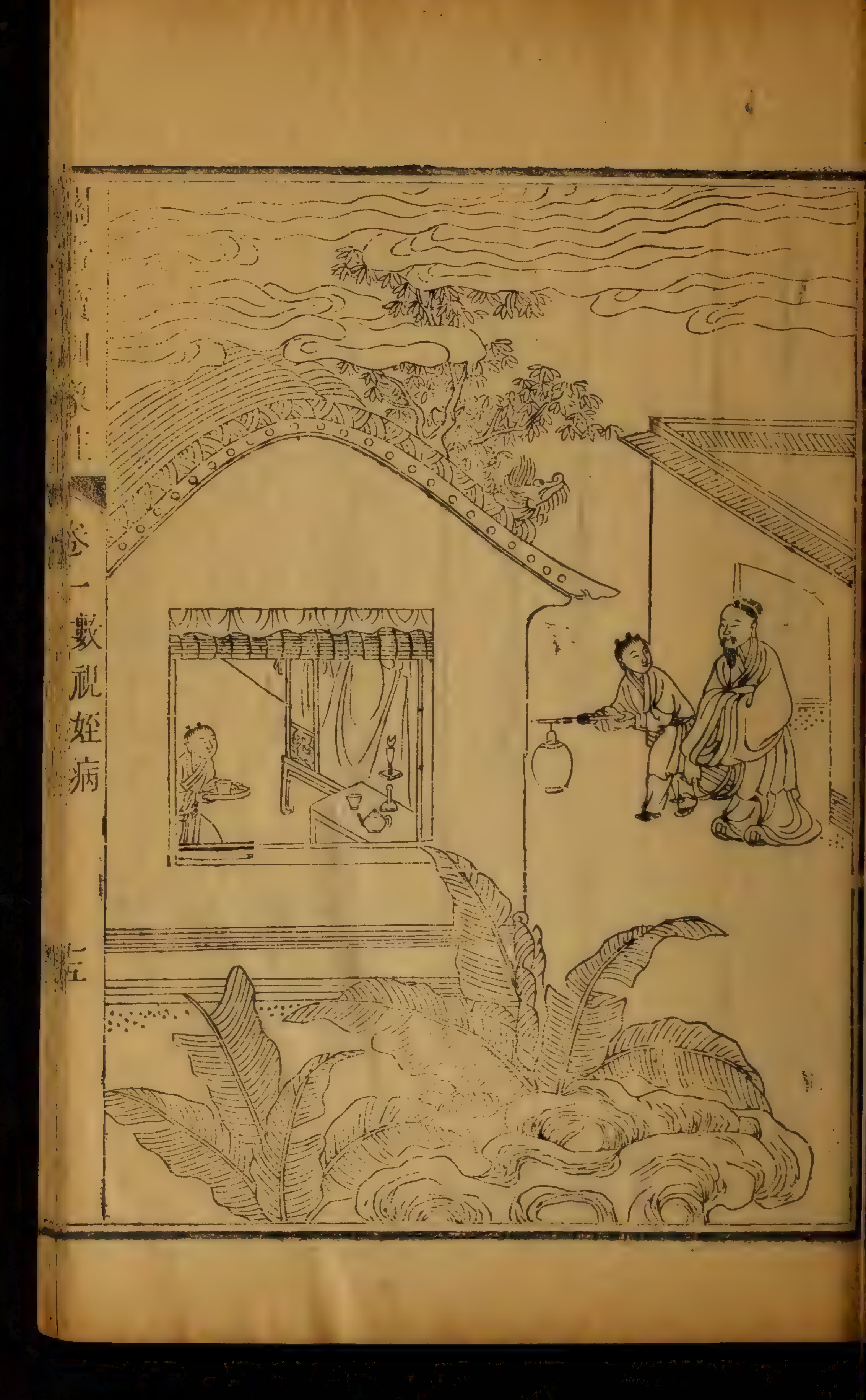


唐高宗欲廢后。立武氏。褚遂良力諫以為不可。許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妻。况天子立后。何預外人事。爾妄生異議乎。高宗聞其語。遂廢后立武氏。并貶遂良。若敬宗之不義。至今讀史。猶令人憤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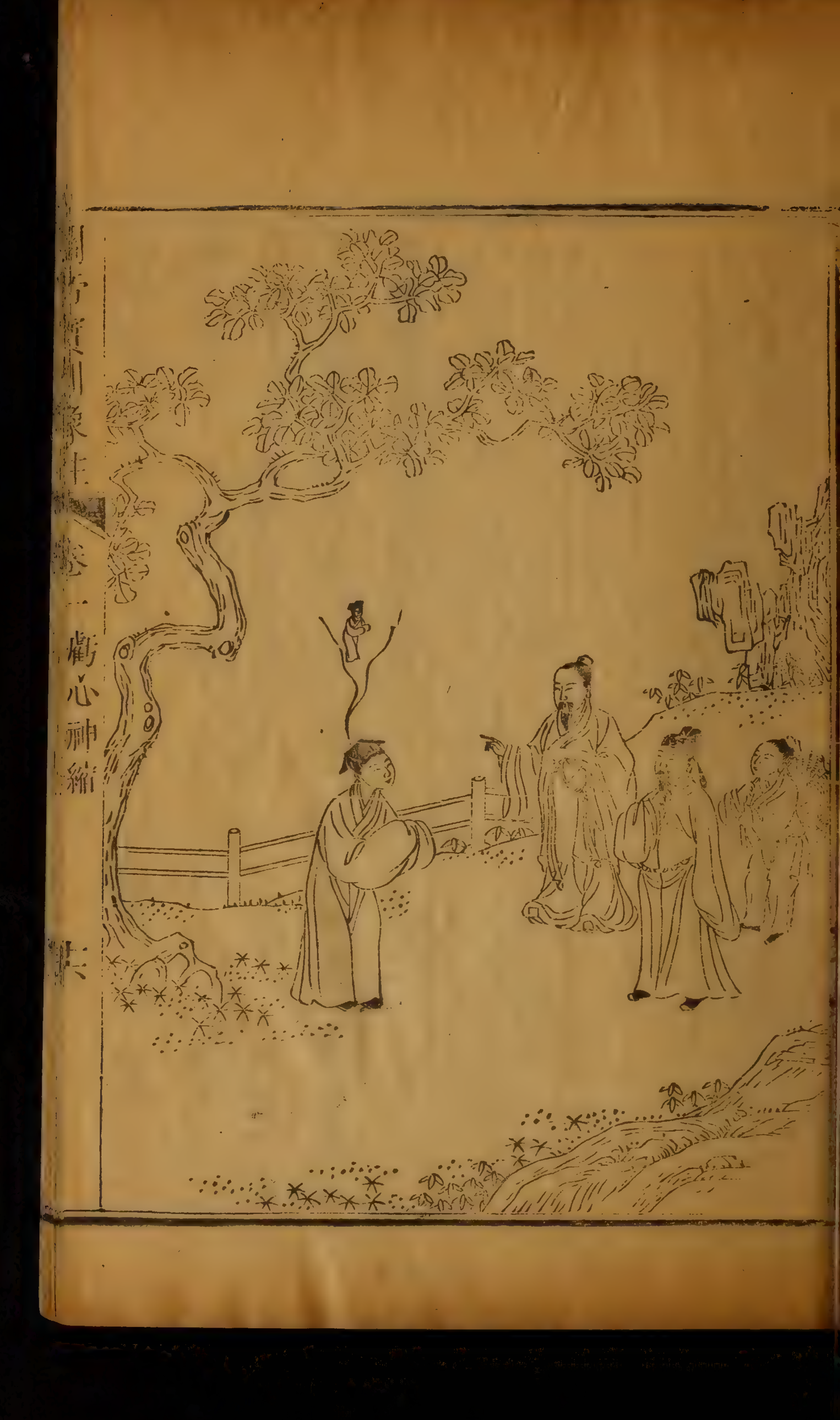
凡人心即神神即心無愧心無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

增論冥冥中有所謂神焉其德甚盛其威甚赫其洞鑒無微不照其感應無往不通世人敬之畏之誰敢比而同之歟不知神亦不外於人也人亦可以爲神也盍觀夫人心乎心之虛靈即神之聰明者是神之正直即心之剛方者是殆一而二二而一者耶假如此心一主於誠則內省不疚宜乎爲神之所許矣設或此心倶出於僞則自治多慚斷乎爲神之所惡矣世間有大善人吃不盡之虧受無窮之苦一朝棄世立地可以成神亦上帝之特嘉其心也人惟反求諸心而已何遽以神明爲難及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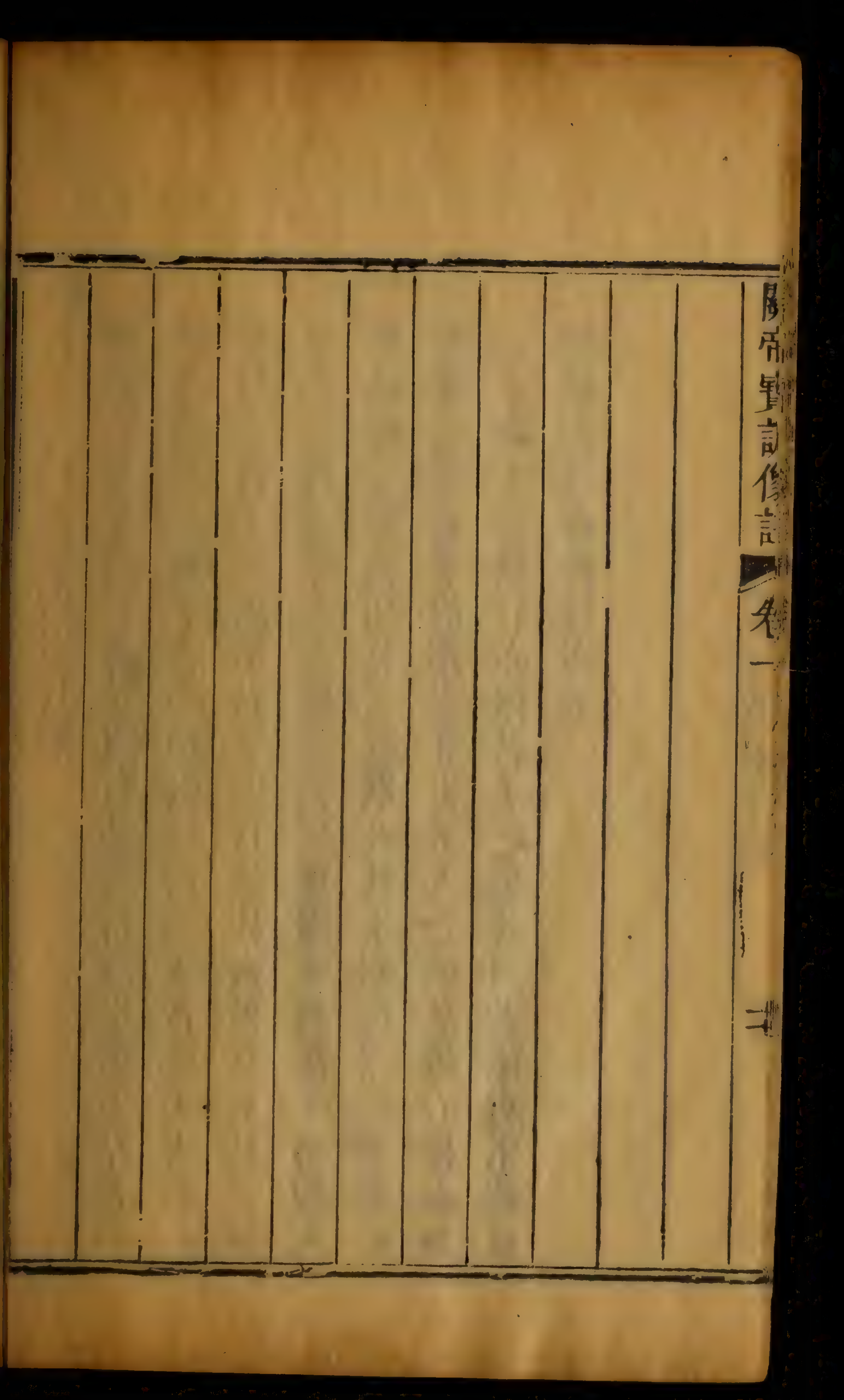
漢司空第五倫。存心無欺。可質鬼神。人問之曰。公亦有私乎。答曰。昔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薦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往視。而竟夕不寐。豈可謂無私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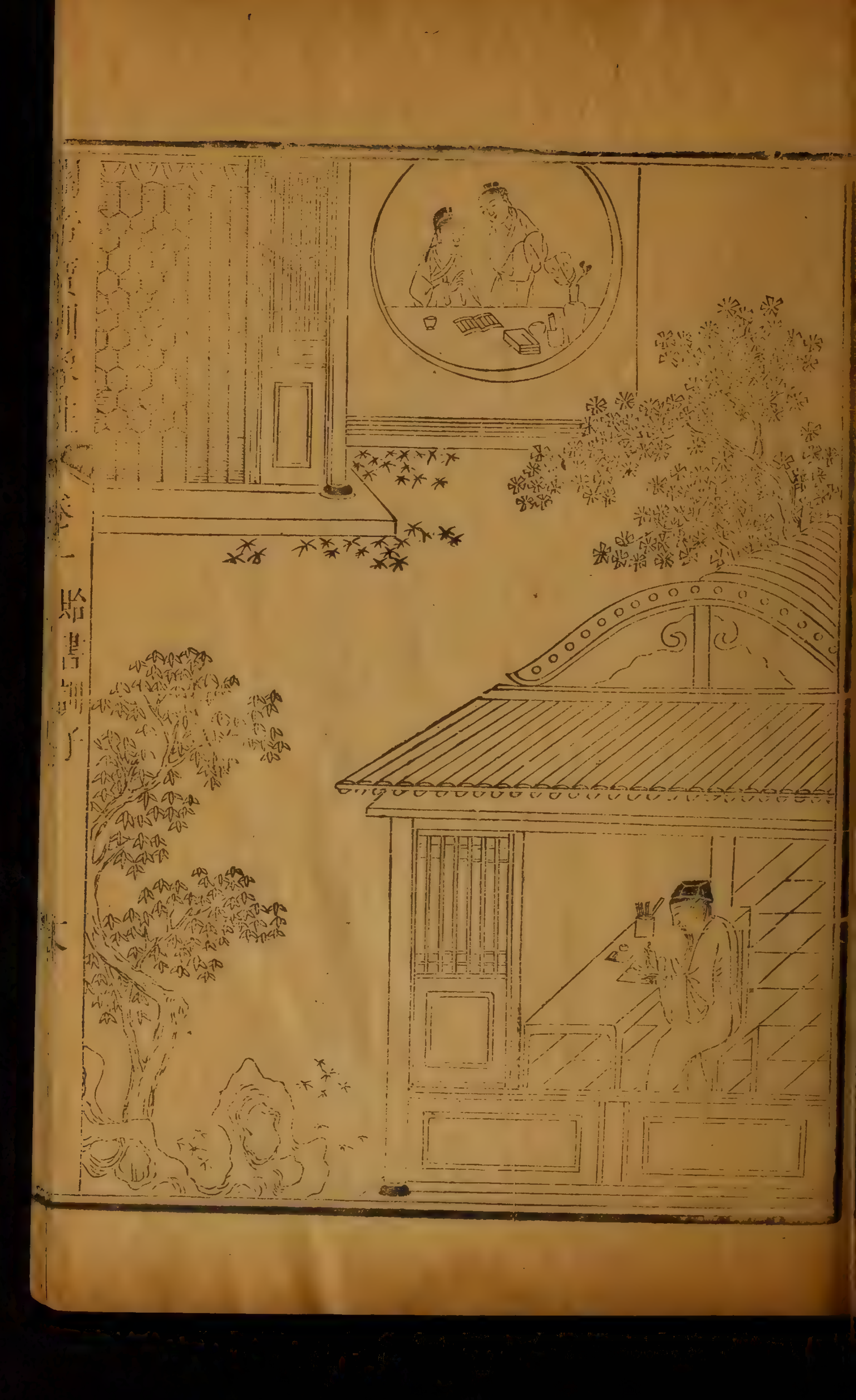


陶松雲者。居吳江。自云少時遇許旌陽。謂云。吾弟子三十餘人。皆在下界。汝其一也。今命汝以度人爲功。汝其愼之。嘗有士大夫往謁陶。求養生術。陶謂人曰。此人不久當死。安望長生。問其故。云。凡人作一虧心事。則神縮一寸。今觀此君神僅數寸耳。竟如其言。

故君子三畏四知以慎其獨

〔增〕論世之人類不齊其間有品端行淑卓爾不羣者則推之爲君子君子之心殆慎焉而不放者也夷考其行無時不君子無處不君子而其甚於幽獨爲更甚或恪守乎三畏天命大人聖言莫之敢慢或慨想乎四知天知地知子知我知莫之敢欺此其冰淵自凜之衷衾影無慚之意烏乎能測之耶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詩云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君子之玩其詞者豫矣不然豈無故而過爲矜持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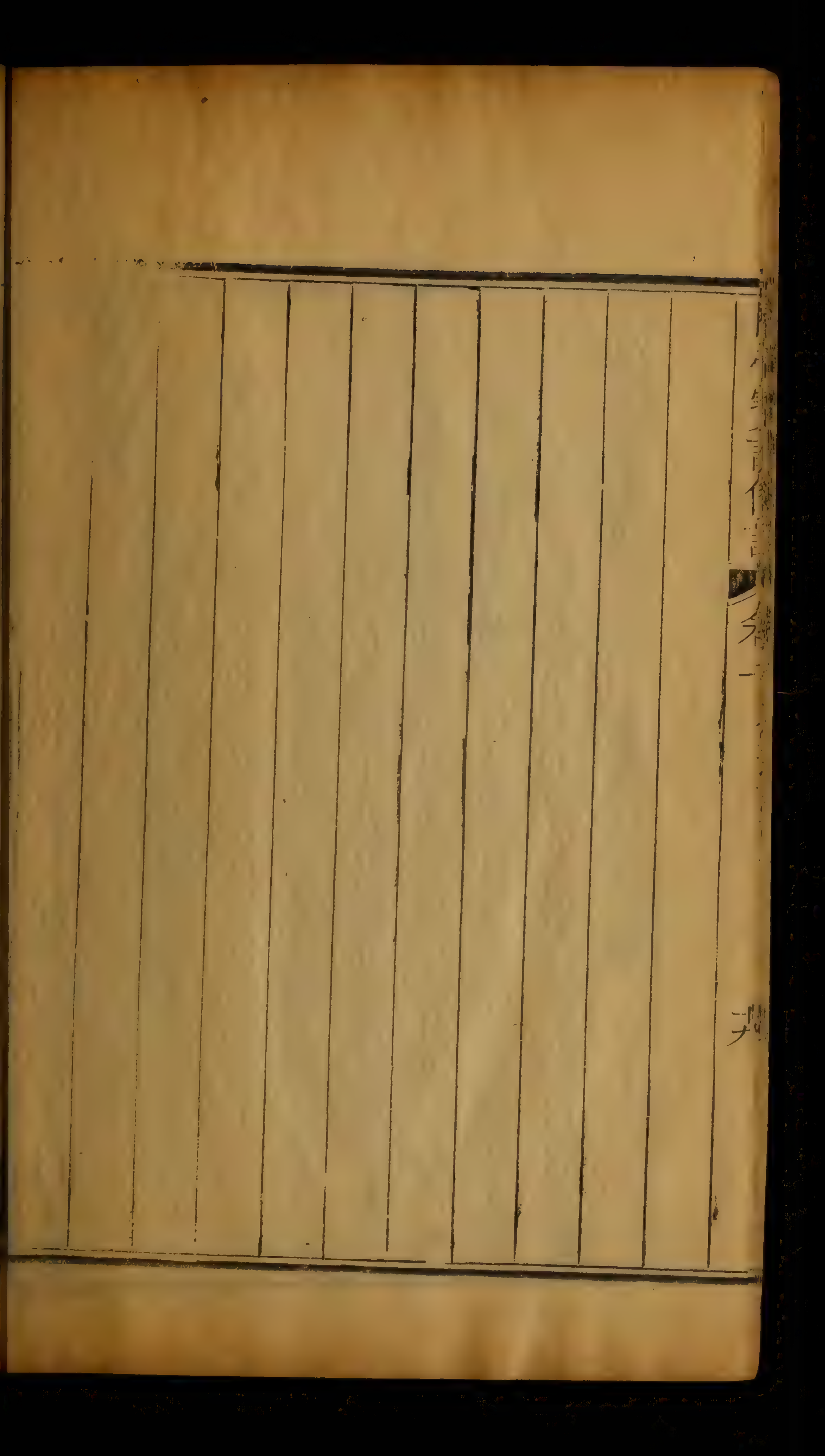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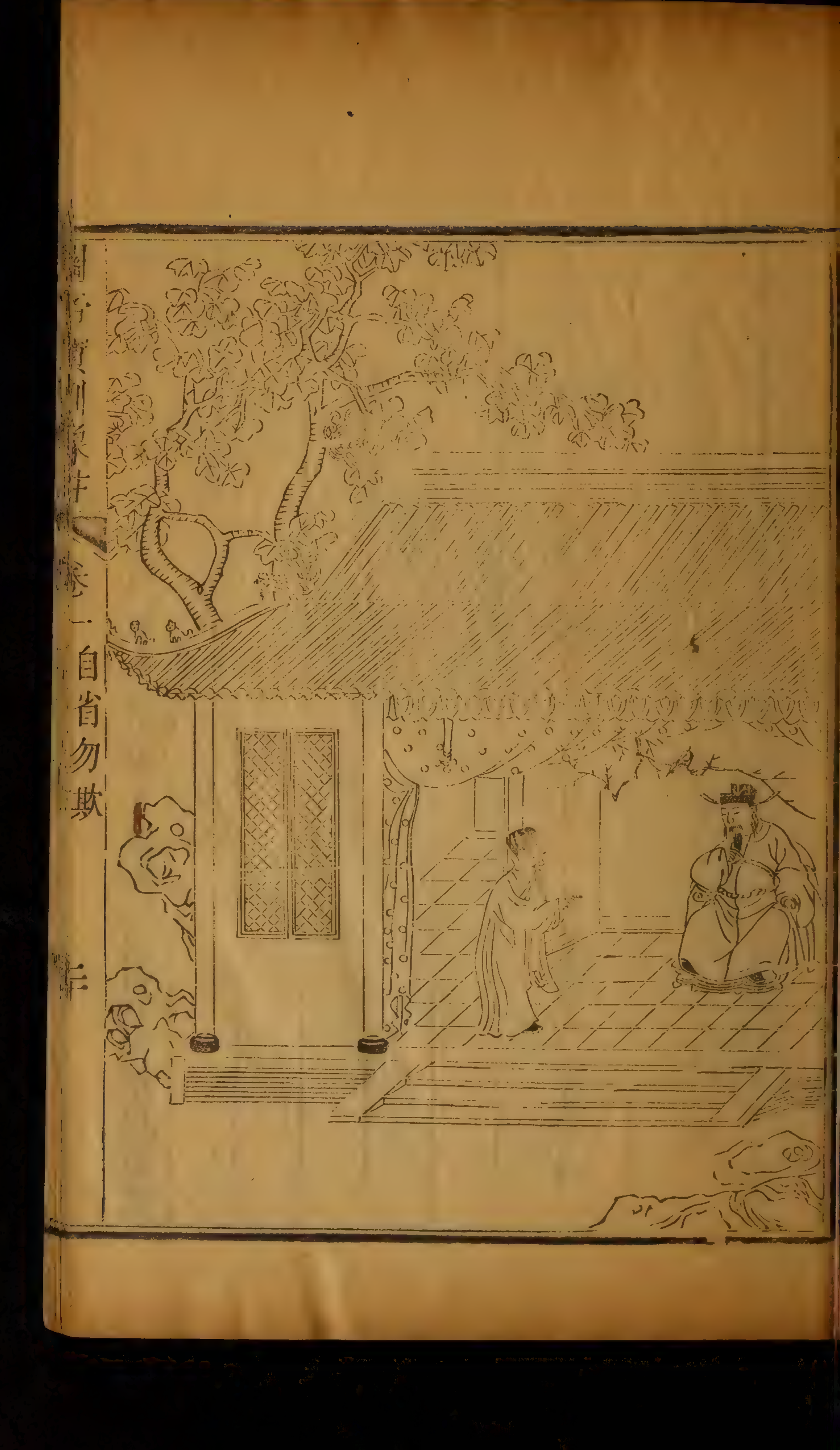


宋蔡元定平時戒欺求慊以愼獨爲兢兢聞朱子名往師之朱子叩其學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後元定貶道州遠近來學者日益衆仍講論不怠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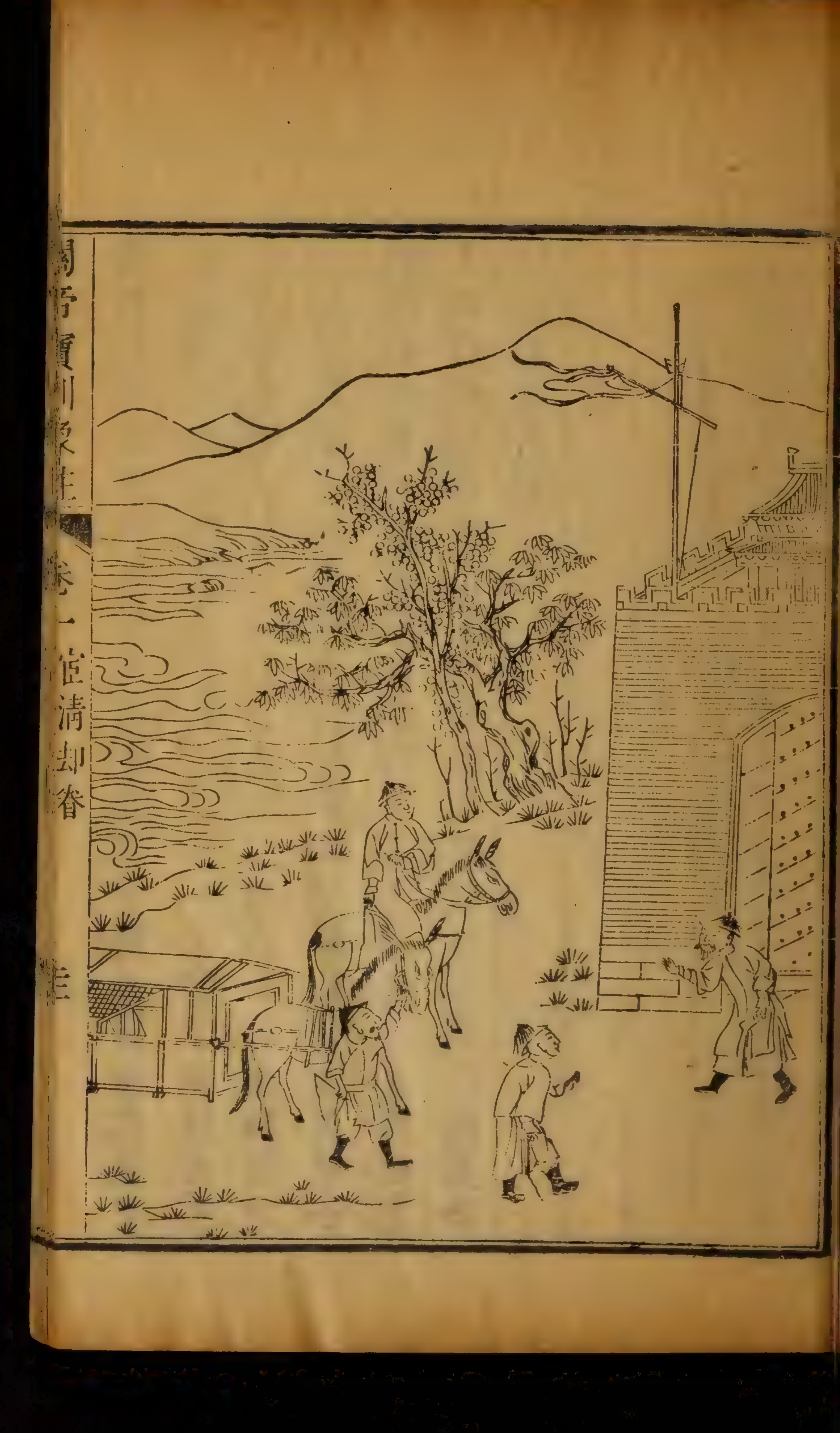
勿謂闇室可欺屋漏可愧一動一靜神明鑒察十目十手理所必至

增論何云闇室耶乃隱隱未顯之地也何云屋漏耶乃寂寂無人之處也世人值此際往往忽焉而不知謹則情易恣也性易縱也心易放而莫之檢也能免乎欺與愧歟君子凜此以為鑒乎我者動靜難逃也環乎我者指視交至也惴惴焉防其欺與愧而已且思一念或欺百念之誠莫可贖一行或愧百行之淑莫可補必也處闇室如處大廷對屋漏如對天地而猶不敢自謂果無欺果無愧也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陳忠肅公瓘一日與家人語。家人戲問實否。公自責者累日。曰。豈吾嘗有欺於人。何爲有此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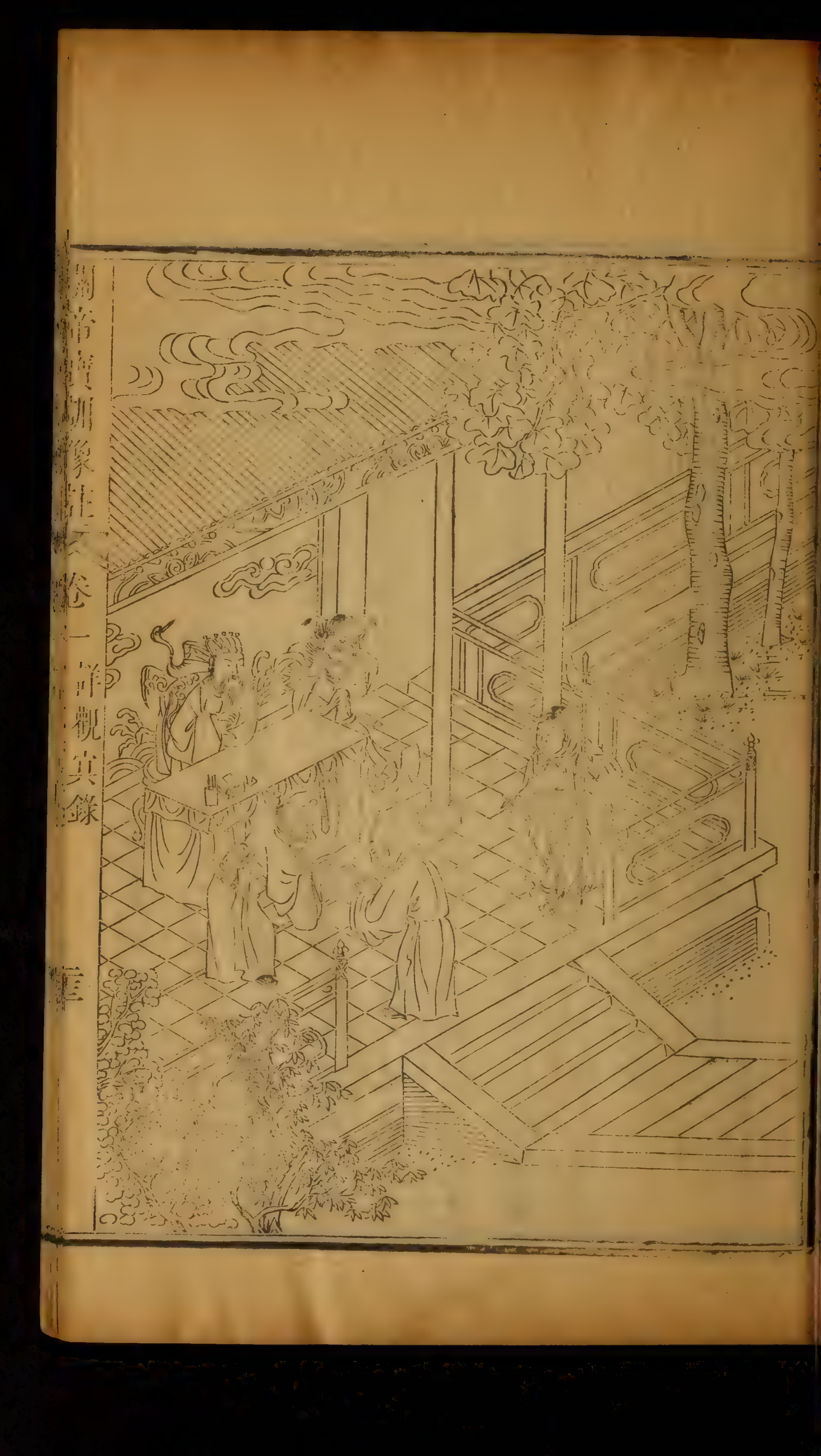


國朝邵嗣堯山西人庚戌進士勵志聖賢處爾室之地常若神明在前初爲北直清苑令清正不阿妻子來任所公不許進城賦詩却之曰看罷家書意惘然紛紛相勸置莊田狼山不捲千年畫鷄水新栽五畝蓮擊鼓登堂眞說法燃燈獨坐類參禪囊空猶是當年我未許妻兒索俸錢妻子閱詩仍歸故里後公內擢御史累陞至江南學院至今崇祀北直名宦

況報應昭昭不爽毫髮

評論人有善惡天必報之而適如其人以相應也故曰報應世有謂天道冥冥無所爲報應者又有人死寂寂無復而報應者率皆履順之人歷[illegible]善而故爲是說以自寬也不則造孽之人怕談報應而故爲是說以自解也豈知報應彰彰絲毫不爽[illegible]覺而自解耶且更可怪者每指某某行善反貧且賤爲某某行惡反富且貴焉以爲若此其顚倒也猶謂報應云乎哉不知行善而反貧賤庸知不廣遊於百年以行惡而反富貴庸知不殃及於數世乎即行善而長受貧賤庸知不命薄福淺匪如此而更有慘於難形者乎即行惡而長享富貴庸

節不命大爵宏厥如此而更有榮於莫尚者乎一思之再思之反覆精細思之天之報應斷無或爽者也可不畏哉



明孫劭潮州人與袁了凡先生交善。先生授以感應篇功過格。劭兢兢自省。行事謹慎。人皆以端人目之。年逾四旬。由拔貢選一邑令。忤上憲意。落職回家。窮甚。遂謂天無照察。因占一絕。貼於城隍廟柱上云。算過多年不記功。老天何苦令余窮。有談報應準者。此後聽如過耳風。未數日病憒。有二人引去見冥官。官云。爾前生本種福田。得此已爲轉移之厚。命吏取冊與劭觀之。凡生平所行。纖悉畢錄。其受福處。皆本無而轉有者。其履順處。皆本危而轉安者。方信報應不差。官云。既行須求善行。廣爲人。應念苦人多。揮使去。劭醒後。倍加修省。二子亦第登仕籍。

淫爲諸惡首

晉論冶容逆目胡爲不轉睛而逃之耶嬌聲進耳胡爲不掩耳而避之耶以致色魔難降與之相宛相挑相狎相親而淫之事以成淫矣而德敗矣猶自矜曰此樂境也而不知真孽境也猶自幸曰此快心也而不知真喪心也猶自寬曰此夙昔巧緣也而不知實莫大之過緣也猶自解曰此風流韻事也而不知實莫大之罪事也

淫矣而惡通於天矣況天喜正而惡邪淫則冒顚倫理乃邪之至者也天喜誠而惡欺淫則不畏神明乃欺之至者也天喜陽而惡陰淫則暗用智術或以勢逼而利誘皆陰謀所寓也天喜生而惡殺淫則怕露形迹或使

哉。夫。而。墮。孕。皆。殺。機。所。伏。也。判為惡首。非枉也。宜也。而獨不見夫淫報乎。考諸古賢哲之傳記。有以淫而喪功名者。有以淫而損壽數者。有以淫而滅門戶者。有以淫而墮輪迴者。皆罰不勝罰。慘乎其慘者也。可不戒哉。

鍾離仙祖戒淫歌

誰家女、艾顏如玉。鍾情故意迷人目。多少賢豪善檢束。到此關頭便失足。可憐失足跌幽獨。妄謂罪微猶可贖。豈知天將淫惡錄。載在簿中罰欲酷。折爾祉、宗遺下福。削爾前生修下祿。損爾悠悠好壽數。斬爾綿綿廣嗣續。罰之不已令變畜。甚至永使墮水族。看此慘報我亦哭。何苦逃粉觸。今懇世人聽忠告。好色來前避欲速。

他女原非爾花燭他妻原非爾眷屬他女勾爾入作
爾莫從他牆相逐他妻誘爾同他宿爾莫與他私相商
爾若魂銷無把握但想一誤入地獄爾若慾火難降伏
但想一犯遭冥戮想到此間身觳觫自覺心灰如槁木
心如槁木純無欲神鬼聞之皆敬服

遏淫說

諸惡孽中惟淫孽爲最蓋淫念一萌便思邪緣相湊生幻妄心設計引誘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忌人之有生妒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種種善願由此消種種惡業由玆起此森羅鐵榜必以淫爲萬惡首也然庸夫俗子顯蹈明行罔知顧忌至文人學士誦習聖賢

竟爾自號風流俊談情種嬌艷何心顧盼輒視為有意之疑盼深閨不無笑言便揣作多情之勾引或賄不足餌而以才誘或直不能遂而以巧媒繾綣則托於夙因邂逅便詡為天合機關不止千般流毒直兼數世不思月下花開為樂有限粉白黛綠轉眼即空而惡因日積顯則傾家蕩產半生之名利皆虛陰則削祿滅年一世之榮華喪盡大則殺軀危親鄉閭交忿小則辱身賤行流落堪嗟甚則敗露觸凶而七尺之軀頃刻作刀頭之鬼奈世之溺於此者動曰何傷嗟乎天下受何傷之毒者豈少哉夫殺人者殺其一身淫人者殺其三世蓋穢德必彰惡聲易播上而殺其父母矣中而殺其夫矣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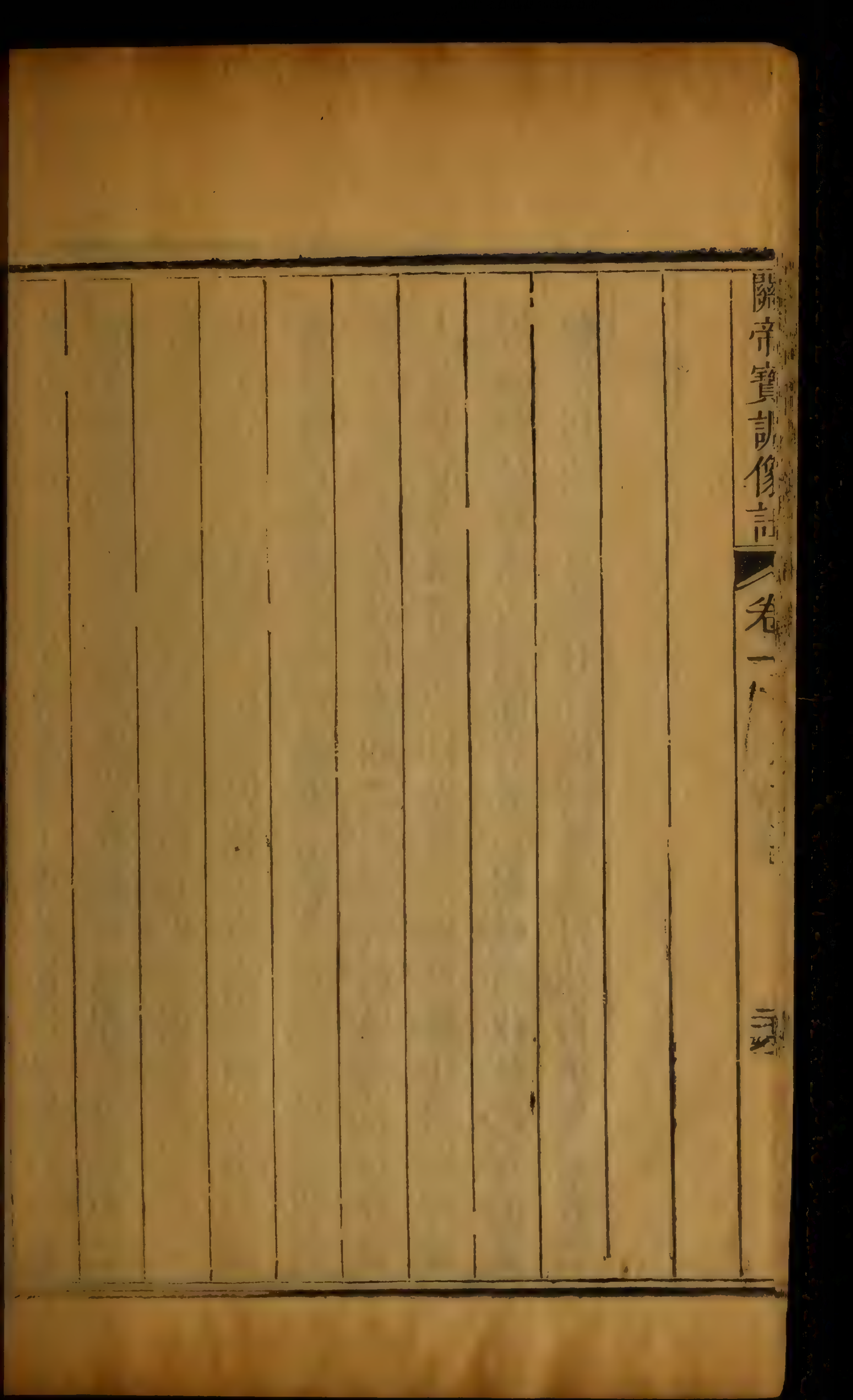
而殺其子女或耶悲眉睫之間痛徹心骨之內須與其生自刃而剖人三世之腹。而猶謂何傷乎。誰咎哉。乎哉。昔人親見陰律云。姦人妻者。得子孫淫佚報。姦人室女者得絕嗣報。試觀好淫之家。不報於妻妾。即報於女媳。醜聲籍籍。汚人聽聞。至若婢女僕婦。尤易行姦。人幾以此爲家常茶飯。不知家政不肅。家道不和。大都由此。或妒妻鞭撻以傷生。或悍僕反唇以叛主。或父子不知而聚麀。或兄弟交迷而薦寢。甚者以骨肉胞胎。淪爲賤媵。後人不知。誤行蒸押。名爲主婢之分。陰有兄妹之賊。傷風敗俗。所不忍言。又有假隨喜之行蹤。誘空門之艷質。致汚佛地。致壞清脩。此與尋常淫惡。定加三等。更有別

種狂蕩漁獵男色往往外借朋友之名而陰圖夫婦之
好彼既見鄙於衆人我亦見絕於正士夫男女鍾情猶
爲人道之感乃以同形同體創天地未有之奇淫踏神
人共憤之穢行如淫以人學豕男淫豕所不爲且若輩
惟慕少年頓忘齒德淫其幼者何異於吾子吾孫淫其
稍長者何殊於吾弟吾姪父事兄事之謂何而淪汚若
此少知禮義者當必汗流浹背翻然愧悔矣等而下之
狎優童昵俊僕心因慾亂内外不分我既引水入墻彼
必乘風縱火其閒搭有不可知者他如寄興青樓自謂
於德無損不知淫娼賤質百種溫存無非陷人鈎餌一
入其中極聰明人亦被迷惑况遇厖癆之婦瘡毒之妓

性命莫保身體臭爛生子皆卒噫何苦一頃巫雲楚岫幻夢方酣誰爲喚醒惟在當境之初動念之始亟思降伏能惕然自思曰淫人妻女妻女亦被人淫若何必視人之妻如已之妻惡人犯視人之女如已之女惡人汚此爲上也其次眼光落而妖態攢心有慧劍一焉曰忍而已矣狠忍而已矣饑不食虎餐渴不飲鴆酒忍之說也蝮蛇螫手壯士斷腕毒矢著身英雄刮骨狠忍之說也要其得力則又在平日父兄師友訓廸漸染之功務使胸中於禮法因果確信不疑觸境猛省自能瞥地迴光歷觀古之賢達片刻操持於已何損而登大魁致顯位享富壽福子孫較之半世黃卷青燈與他途積德累

仁者遂事半功倍人又何苦以俄頃之歡娛博終身之荼毒哉下愚若此哉第風月塲中最易失足半生淪墮顧影慚惶求其守正不染者其能有幾終日戒不淫淫心特熾逢人言寡慾慾種更滋縱情莫返自取貫盈誠始迷而終悔即殃去而福隨上蔡先生曰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斯言信矣然又不但淫行當戒已也嘗見讀書才士與一切伶俐儇少談及淫汚私情必多方描摹一唱百和每因言者津津遂致聽者躍躍夫姦惡陰私實係終身名節一言偶失殃累無窮使其生則含羞死猶遺臭先人蒙垢孫子懷慚上干天怒莫此爲甚況復含沙噀血玷清白之芳名吠影捕風肆讒評而無

忌者乎若夫傳奇小說多屬子虛彼崔氏鄭兗西門戲恨文人綺語造罪良多雖意取譏時或理合警世而上智難槩中下爲多披覽之餘動心失性則人人之孽皆其孽矣遠不具論近如炯髯穢史童癡褻編皆出自華胄名流而竟遭天譴可爲寒心普擘自覺之餘更思覺世吐舌上之青蓮揮案頭之彩筆表彰感應救拔淫迷或廣坐危言或密室苦口毋畏揶揄毋避迂腐宛轉勸導必能使聽者大發深省於以迴蛾眉伐性之狂瀾施錦帳回頭之良藥豈非所謂愛人以德自求多福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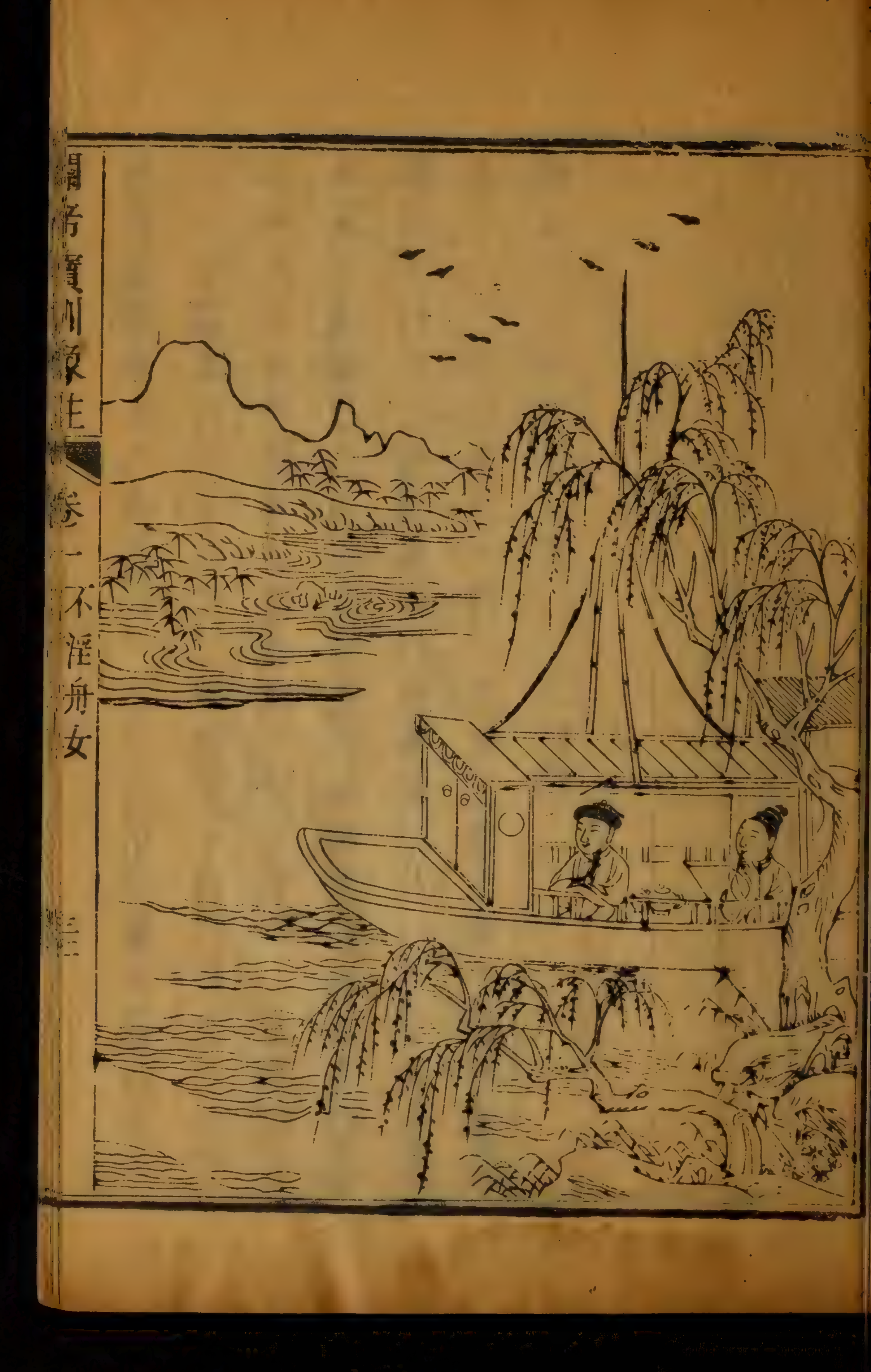




明汪天與世居兗州年三十未有子一日過濟寧遇風鑑謂之曰君貌類羅漢恐乏嗣壽亦不永天與略不爲意但輕財好施嘗寓淸江浦主婦少麗私叩其門閉而不納婦曰君數遊娼家何獨拒我天與曰彼則可此則不可婦慚去至瓜渚渡江拾遺囊見一人號呼來覓遂還之其人問姓名不答而去復至濟寧遇前相者訝曰君非吾向所謂貌類羅漢者耶必有陰功當生貴子且高壽亦恬然不答後果生三子先後登第壽八十餘步履輕健


卷一
贈婢不染

明劉狀元理順河南杞縣人館於巨室東翁揀一家生幼女色甚麗令扶侍公夜即臥公榻側意在贈公越三年公辭館囑擇婿配之東翁曰先生帶去為側室可耳公曰翁以我為小人乎我實未敢一犯僕婦驗女果猶處子也東翁佩服不已因贈詩曰冶容堪愛又堪憐三載隨君一室眠情近坐懷從未亂方知柳下不虛傳公答詩曰誰謂妖嬈我亦憐情牽不動只孤眠席前有妓胸無妓明道於今語尚傳後公中狀元值闖寇犯都題絕命詞云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余何不然遂自縊死越五日家人收其屍面色如生



不淫舟女

國朝湯聘溧水人。病劇將逝。忽魂自頂出。懇求觀音大士。大士令謁文昌帝君。查名註祿籍。某年月日湯聘買舟詣省。舟人少女美姿善謔。意欲就湯。湯正色拒之。當前程遠大。亟令還魂。乃告曰。因汝見色不淫。故來相救。汝宜信心樂善。今日人心險薄。鬼神伺察極嚴。往昔功名富貴。生來便定。今之善惡册籍。一月一造。無俟後日來生。始有果報也。論舉即魁。登辛丑進士。官至巡撫


生育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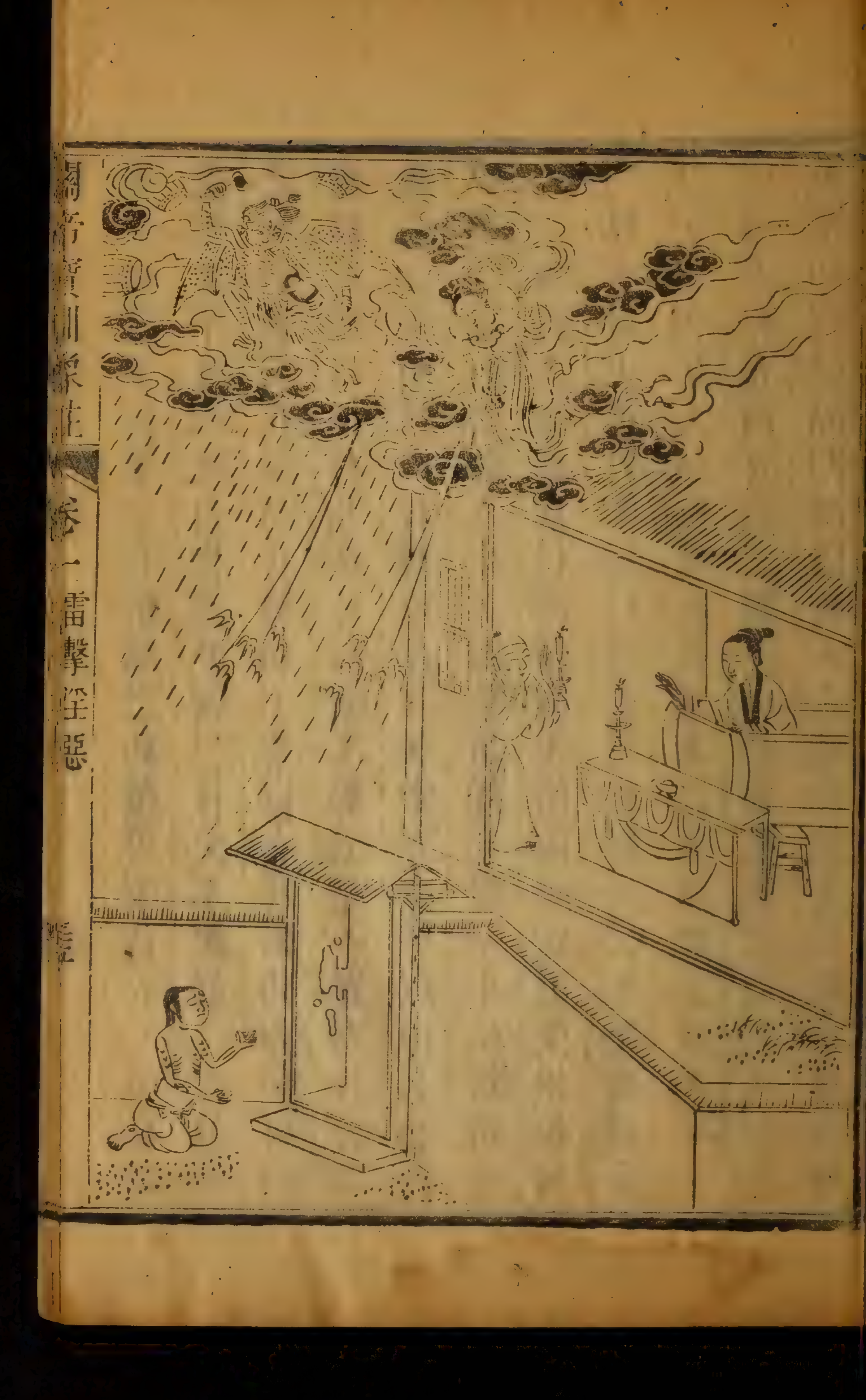
費仁年五旬無子夜夢至一府第曰生育祠仁因叩求子嗣主者取簿視之謂曰汝曾姦一良人妻欲求子嗣何可得也仁哀懇曰小民無知乞容贖罪神曰汝既改過更勸十人不淫方可贖罪再勸化多人則有子矣仁醒痛自改悔因廣勸世人有感而化者後舉二子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於此可以益信


魁堂

張安國有文無行。淫一鄰女。致女死於非命。後應試。主司奇其文。欲取作元。忽聞空中叱曰。豈有淫人害人之人。作榜首者耶。主司忽仆地。及甦起視其卷。已裂碎矣。放榜後。主司呼安國告其故。安國慚憤而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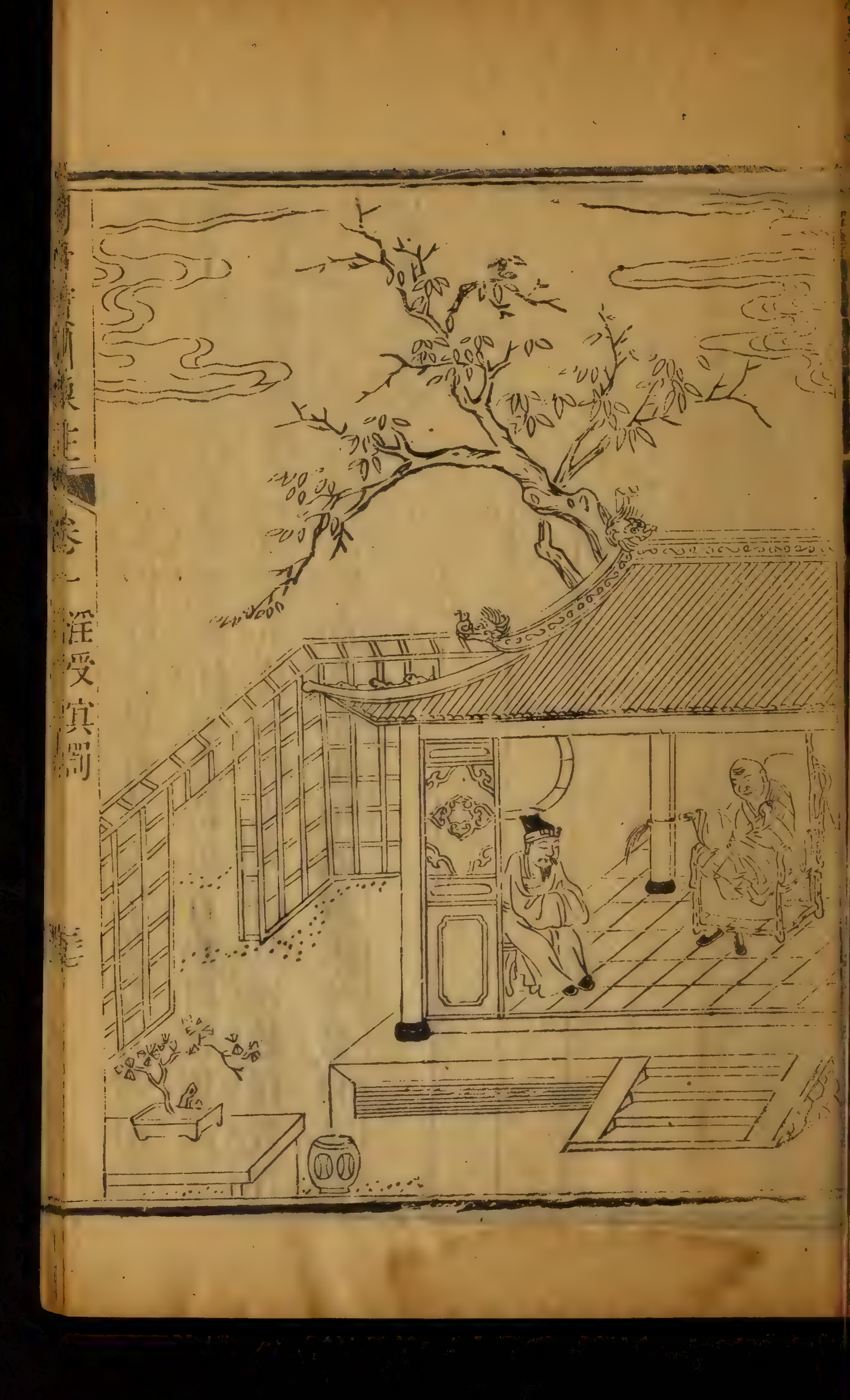
成化十九年宜興一人因無產有役與其妻逃溧陽遇行船人曰我正往溧陽遂搭去舟師見其妻至溧陽誘其夫曰我於此正多熟識爾妻可留船中我與爾去覓舍舟師至山下遂打死其夫回船紿其妻曰爾夫已落虎口矣妻泣舟師曰毋苦我自與汝成配其妻疑曰虎豈能盡食我夫若得見遺肉一臠亦願足然後與爾為配舟師不得已領其妻往山下尋之不意遇一虎竟搏舟師而去其妻因哭曰此真有虎吾夫果死於虎矣路人聞之詰其所由妻以實告路人云適從縣前見一人被船長打死復活來告狀豈爾夫耶其婦如其言往縣前果遇其夫復完聚



太平鄉某家與某家有婚姻之約。後男家貧。而女家稍議退婚。女不可。以死自誓。遂娶歸。三日夫不與婦一言。婦問之。夫云。我父在獄。而我娶婦。不禁傷痛耳。婦問如何可以出獄。夫答以但有九金。可以贖罪。婦云。是不難。吾母曾與我四金。汝明日以我簪珥還我父。索五金。可以出公。公於獄矣。是夜有盜鄰人牛者。聞其語。遂不復牽牛。候新婚者於路。備問之。知其當日不歸宿。遂傾兩錫錠。更深扣新婦門。偽為其夫。從外家歸。以錫錠授新婦。且云。不必擊燭。亟就宿。雞鳴早入城贖我父也。遂姦之。五更起云。我趁早入城。可將昨五兩并前之四金與我。婦盡與之而去。次日其夫來扣門。婦隔門問曰。汝不入城耶。其夫云。我方從汝母

家來安得進城婦心知受玷然不敢言開門迎其夫問父母云何夫曰汝父母贈我五金飾仍還汝婦入廚治飯良久不出夫至廚房視之則已縊死矣夫驚泣治棺其號泣三日棺猶在家七月初四日夜雷電大作一雷劈開新婚者之門婿者正號泣開持燈視之則門外跪一人無額而面目可識忽又一雷劈開新婦棺婦出儼然生矣驚問之婦具道為賊所汙而自縊賊方會諸惡少痛飲雷劈賊家窓牖提賊至我門前來夫婦且驚且喜及天明視門外漢則僅存皮囊心肝腸胃無一存者一手托二錫錠一手托四金報聞郡縣大吏鞫問其婦因於獄中出其翁旌其夫婦觀者萬人而高位無籍皆改行焉




卷一
淫受冥罰

明張玉奇永平府人性好淫見有美少年必多方勾引以博淫趣年踰四旬染癱瘓症不能動履百藥罔效因謁了緣太師入冥查之師趺坐良久醒叱奇曰冥冊載爾數淫男色故受此罰莫能逃也奇慚恨不敢辨未半載口不能言悶悶而死

神庇不淫



明程珩湖州人。平生以道學自命。窻友欲破其戒。以博一笑。初以男色試之。不動。又選一美伶使挑之。珩怒曰。禽獸至賤。尚不男與男交。我戴天履地之人。豈禽獸之不若乎。知爲窻友戲弄。遂與絕交。後隣居失火。空中有神曰。勿犯避男色程家也。須臾四隣俱燬。而程家獨存。


古詞小說

江南有書賈稽留者。積本三千金。每刻小說淫書。及春宮淫像。人多勸止之。不聽。以為賣古書不如賣時文。印時文不如印小說。其立意悖謬如此。至於春宮一冊。引誘無知。傷風敗俗。壞人心術。害人性命。使少年見之。誤一生大事。後稽留無子。日雙瞽。其妻多外交。女三改適。不數年所刻書板。一火而燼。死之日無棺。妻女之賤。有不忍言者。

孝爲百行原

[增論]父兮何恩。所以生我身者。母兮何德。所以育我身者。此恩此德。儼同於天地矣。然誠求瑣瑣。不在天地。而祇在父母也。襁褓嬉嬉。未識天地。而先識父母也。大抵天地遠。而父母勞。天地泛。而父母切。其恩德雖同於天地。又若微過之。即有孝子。烏能仰酬於萬一耶。然孝不可以一例視。亦可以一節稱。其間有養親者。有揚名者。有能光前者。有能裕後者。有默化其非者。有默承其意者。有曲盡其承養者。有曲解乎隱憂者。有用敬以求寬豫者。有用愛以博開顏者。有念煩勞而預爲釋者。有念疾痛而早爲防者。凡此或屬乎臟之大綱。或屬乎臟之

細目。但勤勤懇懇以行之。不說難。不說苦。可謂孝矣。孝則欲忠。若匪忠。恐素餐。負疚。辱我。父母也。孝則欲信友。匪信。恐薄倖。貽譏。玷。我父母也。孝則欲和室家。緣父母。爲。我擇配。不恐。暱寵而生厭也。孝則欲宜兄弟。緣父母。業。我式好。不恐。因財。而生忿也。推之禮義自閑。曰吾遵父母之訓。廉節自勵。曰吾爲父母之光。其無行而不善者。皆孝之餘緒耳。故曰百行之原也。世之爲子者。務盡其心。竭其力。無負乎父恩母德。爲其卽兩間之完人也夫。迪吉錄云。世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而不孝之罪特甚。他人一曰老。二曰病。三曰鰥寡。四曰貧乏。父母當少壯時。食息起居。猶能自理。暫失頤養。尚克安然。乃至龍

鍾鵠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鐵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適。遺溲叢穢。席薦可憎。了所難奉。惟此時親與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失偶。煢嫠誰問。形影相弔。心話莫提。丈夫猶未可。婆婦其奈何。就使兒孫滿前。耦者耦。稱者稱。人人鼾睡去。個個樂事歸。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濕淚與誰同。有孝順兒孫。頗能顧養。猶將冷意暫托熱腸。不幸而母我者。乘慣撒潑。姑我者。橫面阻絕。祇護半點骨血。空博一生妻苦。又有撫字財賃。婚嫁力竭。健少年經營肥煖。老窮人搔首躊躇。望一味以垂涎。丐三餐而恐氣。夜爨晨炊。猶罵間食。紡績抱孫。尚兕速死。吁。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是。童穉時能自拮据活耶。此數

等之老其寃氣尤足動天爲子孫者益當行孝倍於常
兒勸化者亦於斯爲吃緊云
陳成卿勸解全書又增入一等云世有婢妾而爲生母
者同是一般女子生於貧賤之家落在富貴之手共衾
同裯之日少孤眠獨宿之夜多造化者遇著賢慧或半
晴半雨尚可勉強度日若遇妒悍之性終日惡聲相加
百般凌辱少辨一語便駡犯分無禮咯訴半句便恨枕
邊教唆更遇不孝媳婦不孝子女不思爲父翁矜恤一
味向母姑搬挑下人復起而和之風波起於平地霹靂
降自青天又不幸主人情薄冷煖不知疾痛弗恤閨中
淚濕青衫門外歡呼暢飲甚有溺愛新寵厭棄舊情薄

命自憐。幾番尋死。真可痛悼。偶爾得胎。多方掩飾。不過受盡慚憤。坐草臨盆。誰來看護。幸而得子。妒忌不容。加意小心。動云侍子放肆。子有疾病。剜肉醫瘡。甘受凍餓。經云。十月懷胎。母辛苦。三年懷抱。母辛勤。若身為婢妾。辛苦更十倍。尋常到得長大成人。享有妻子。享有田房。全不想今日受用。都從我。母血枯骨瘁。泪乾腸斷中來。言念及此。能不為之酸鼻耶。為子者。常常想此情。發憤立志。誓圖一日顯揚。以酬萬苦千辛。居恒侍奉。須念我母劬勞。風燭可憂。早早奉養。若不盡心竭力。比尋常不孝子。更為大逆不道。定當急受天誅。抑嫡母賢慧者。心無嫉妒。得子撫若已生。豈非女中堯舜乎。須念世間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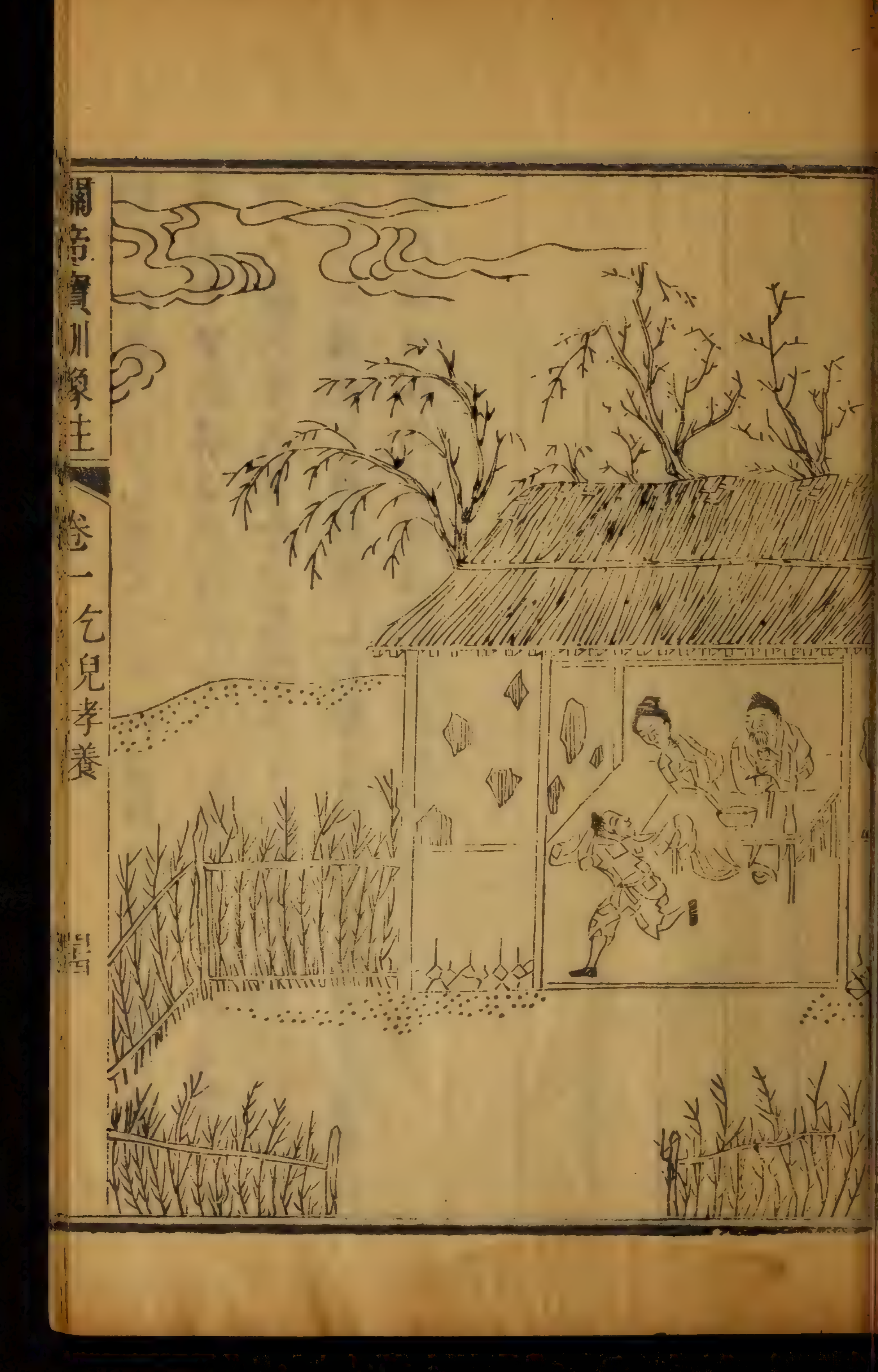
室之苦而幸吾母獨逢聖善定當盡孝以報無謂不屬于毛不離于裏而懷二心也

唐王中書剛勸孝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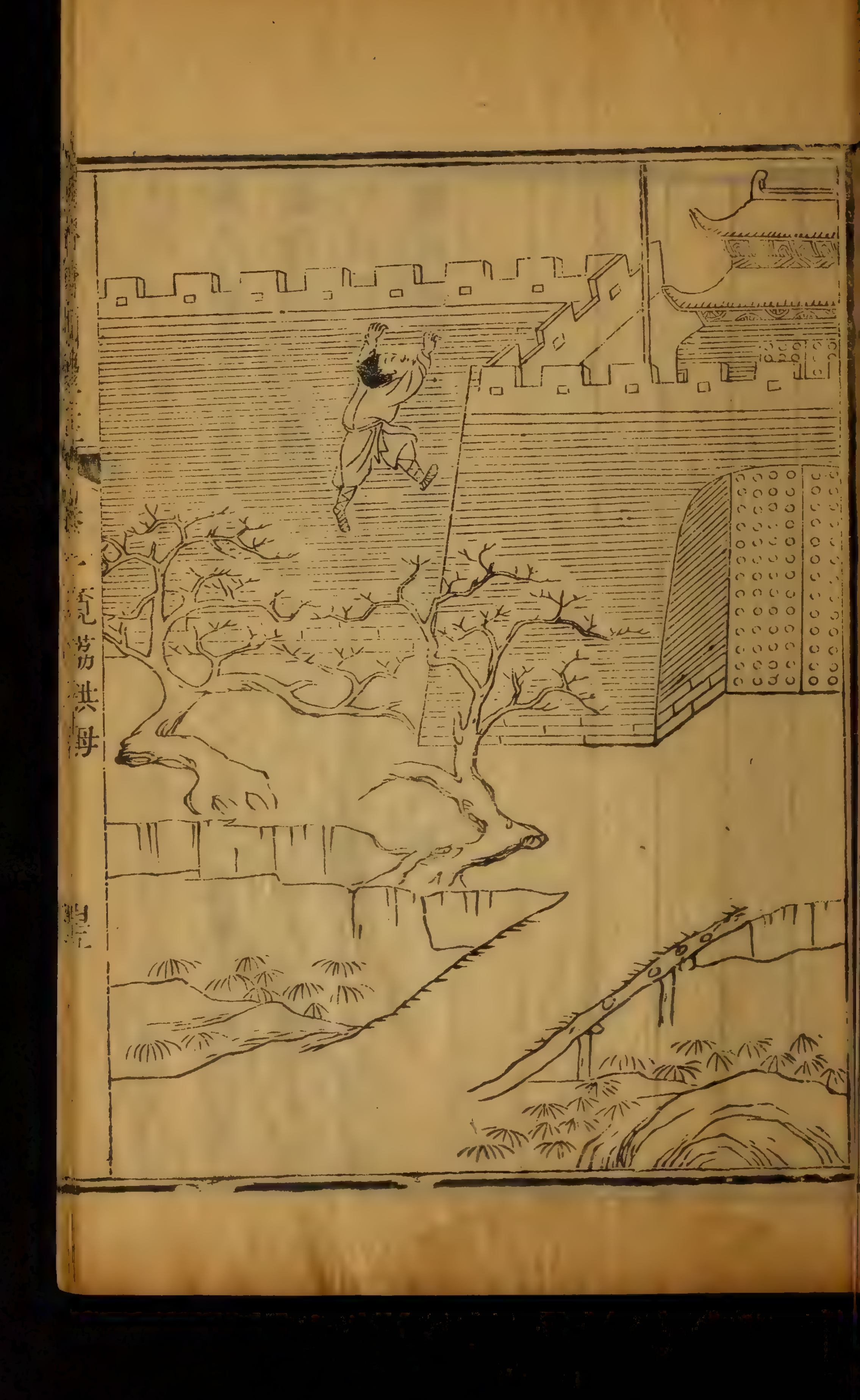
世有不孝子浮生空碌碌不念父母恩何殊生枯木百骸未成八十月居母腹渴飲母之血饑餐母之肉兒身將欲生母身如殺戮父爲母悲辛妻對夫啼哭惟恐生產時身爲鬼眷屬一日見兒面母命喜再續自是慈母心日夜勤撫育母臥濕簟席兒眠乾裍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全身在臭穢不暇思沐浴橫笄與倒冠形容不顧瘁動步憂坑井舉足畏顛覆乳哺經三年汗血計幾斛辛苦千萬端年至十五六性氣漸剛強行止雖

拘束朋友外遨遊酒色恣所欲日暮不歸家倚門至昏旭兒行千里程母心千里逐一娶得好妻魚水情和睦母若責一言含瞋怒雙目妻或罵百般陪笑不爲辱母披舊衫褂妻著新羅縠父母或鰥寡長夜守孤獨健則與一飯病則與一粥藥置在空房猶如客寄宿將爲泉下鬼命若風中燭怏怏至無常孤墳曠山谷暴露在草中誰念營墳宅纔値父母亡兄弟分財屋不識二親恩惟言我之福咸謂此等人不如禽與畜慈烏尚返哺羔羊猶跪是勸汝爲人子經書曾覽讀黃香夏扇枕冬則溫衾褥王祥臥寒冰孟宗哭枯竹郭巨尚埋兒丁蘭曾刻木如何今時人不學古風俗勿以不孝頭枉戴人間

屋。勿以不孝身。枉著人衣服。勿以不孝口。枉食人五穀。
天地雖廣大。不容忤逆族。蚤蚤悔前非。莫待鬼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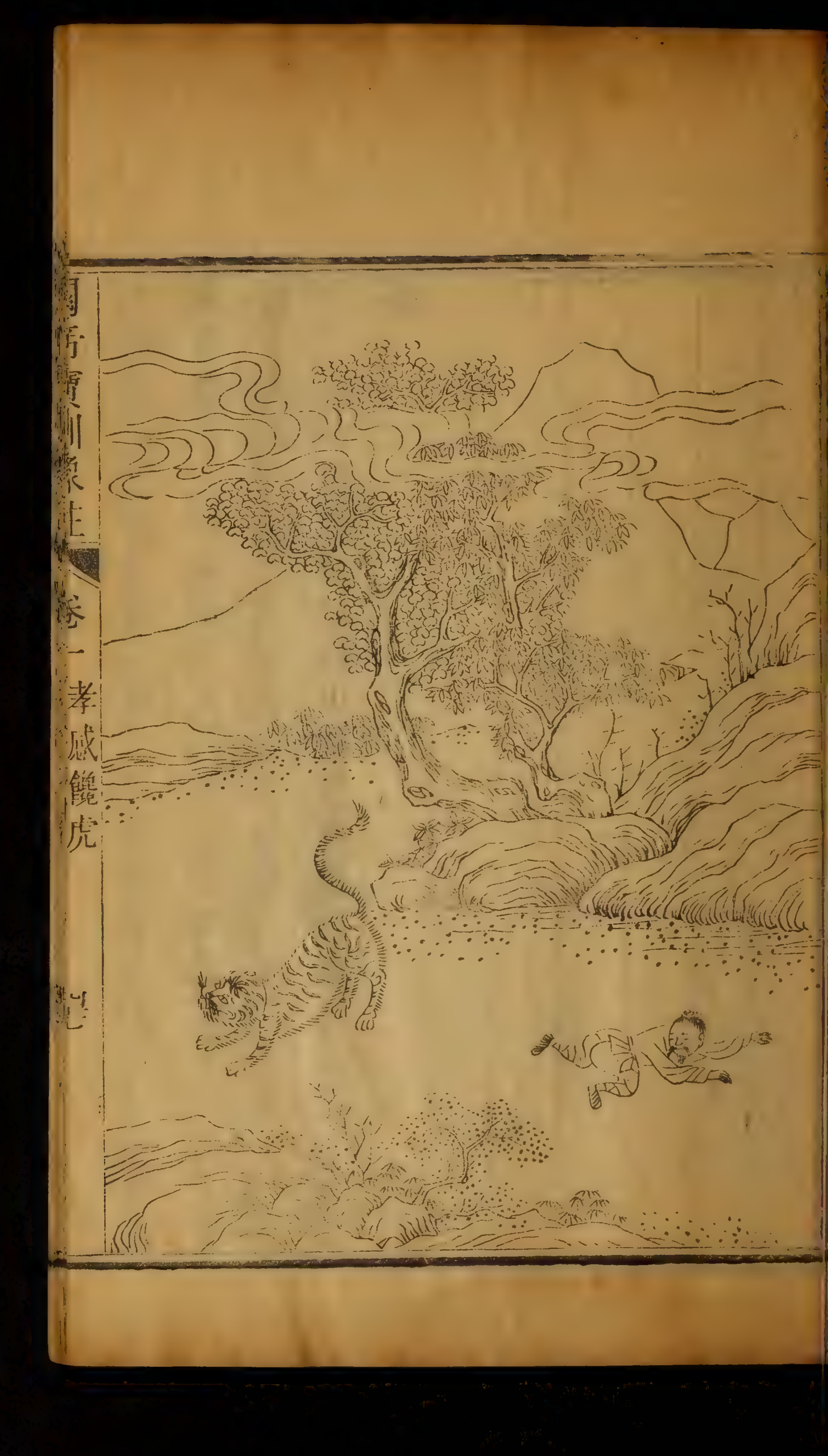
楊乙武進人。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饑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起舞。唱山歌以悅之。如是者有年。鄉人感其孝。與之金。俾為傭。不受。曰。吾親烏可一日離也。父母相繼死。乞得棺。脫已衣殮之。值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即露宿塚傍。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缺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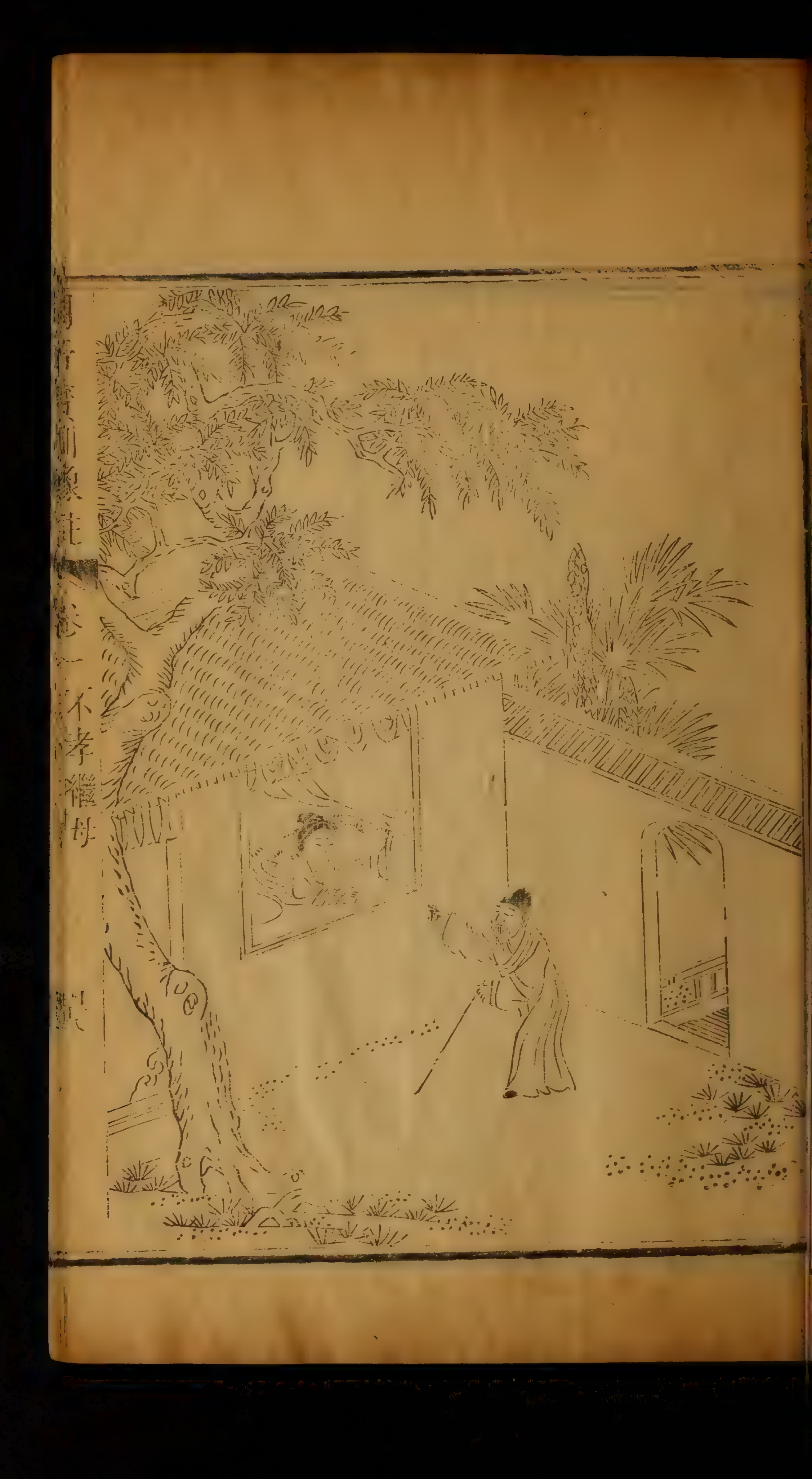
夏賜石工也目不知書志行純孝冬月侍父同寢必夾溺器於懷溫之父欲溺即以進父卒負土成墳哀毀逾禮母病侍湯藥不離左右衣不解帶者三年母嘗思食荔枝家在城外值夜大雪越城叩市苦求以應賜子以小過爲弟毆死賜恐傷母志含淚不言人以爲難



明洪武間鈞州張宗魯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難其妻扶掖以行歲饑賣卜以爲養日給不足妻採野菜以繼之天下既定奉母還鄉竭力孝養常恐凍餒以供母母若不知其子之瞽者禮部以聞上嘉之命旌其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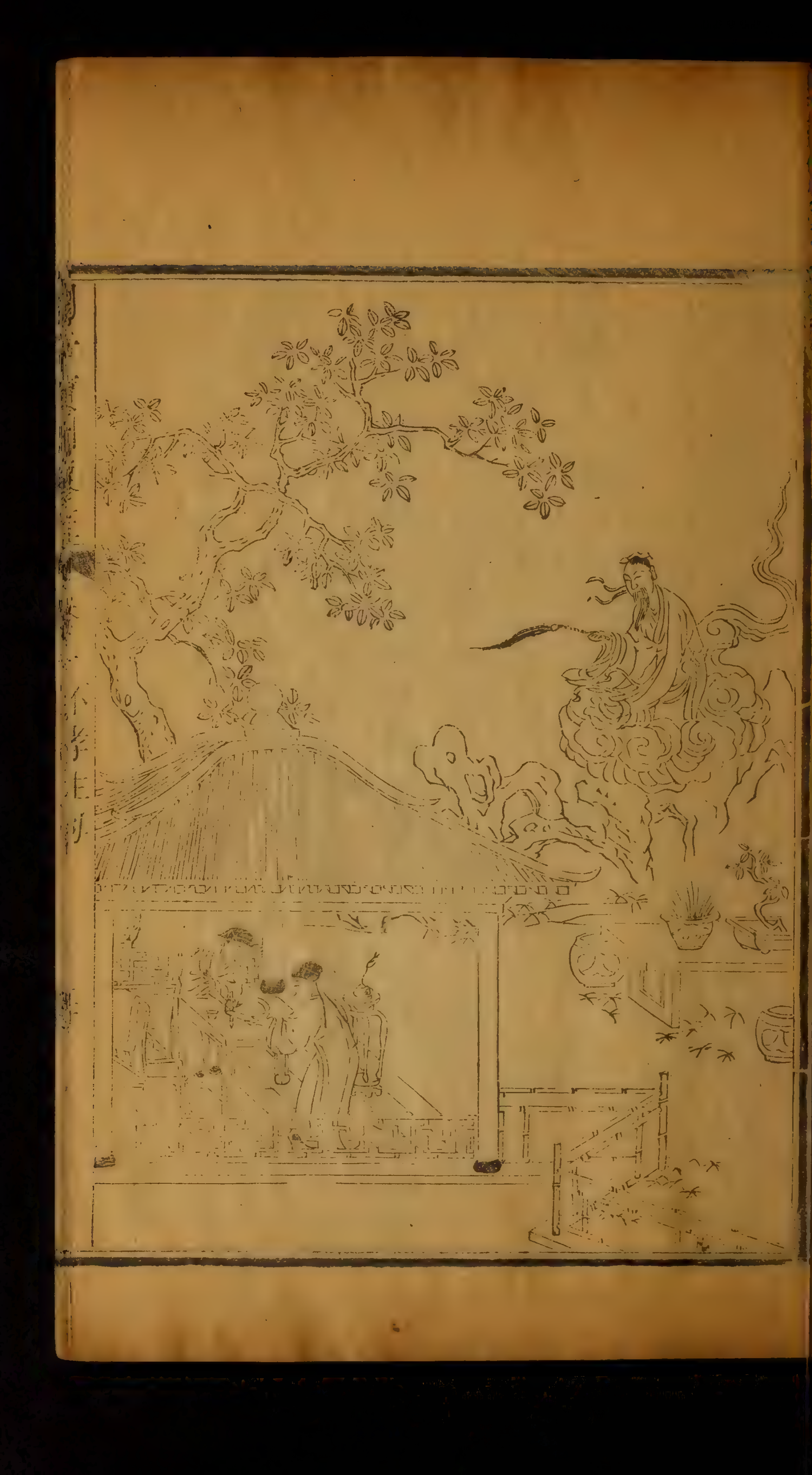
朱泰家貧鬻薪養母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進戒妻子常候母顏色一日雞初鳴入山爲虎所攫啣之而去泰已瞑眩少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恨母無託耳虎忽棄泰於地去不顧泰匍匐以歸鄉里聞其孝感以金帛遺之目爲虎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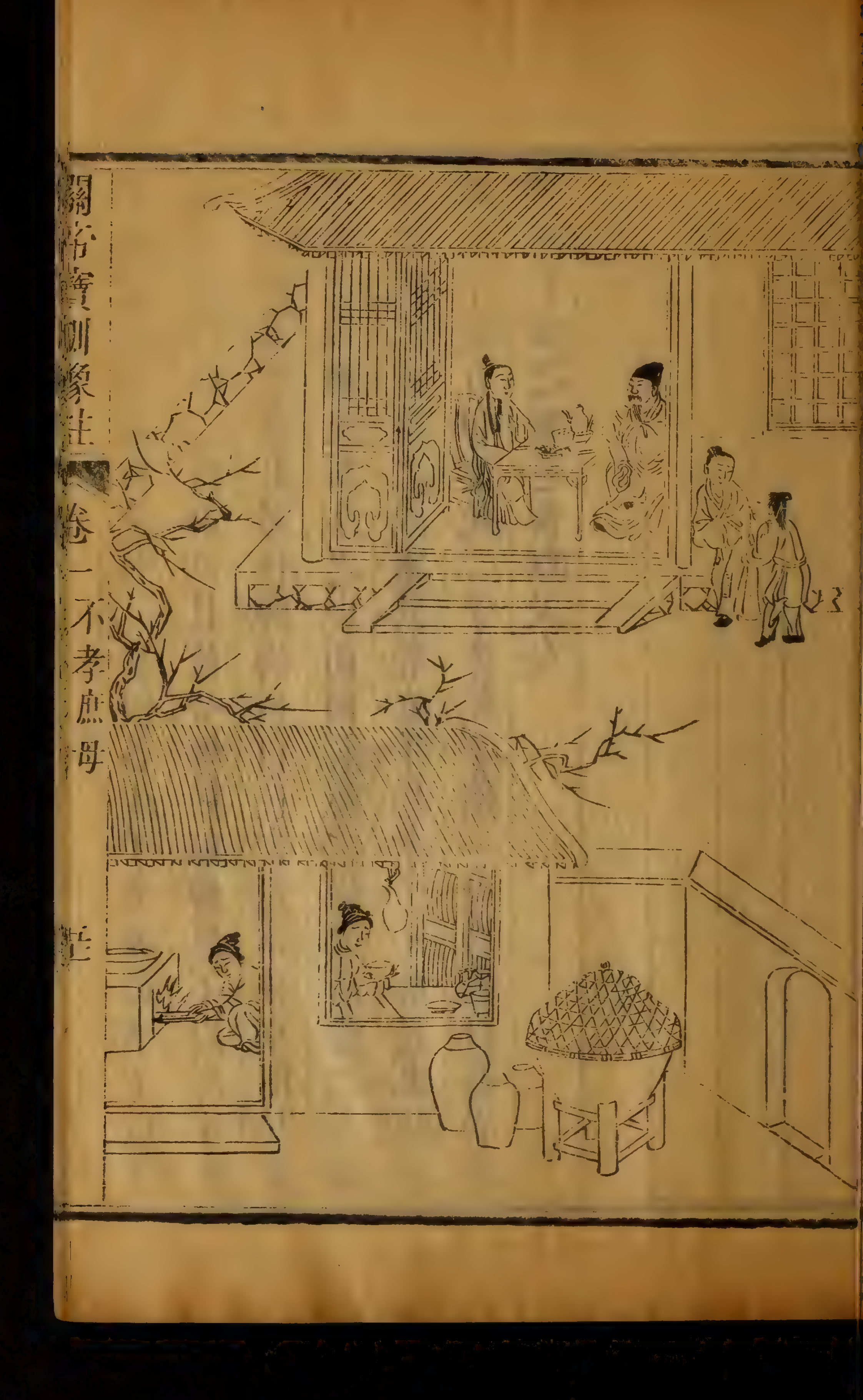
王經聽信妻言事繼母不孝奉養多缺經有二子相繼暴卒經亦喪明始悔前非每自言曰此皆水邱婦教我至此後經卒水邱婦病癩卒


東轅門

王某。能言多智。居心不良。嗣於叔母。得其貲以致富。家業累萬。而子又童年入泮。因志得意滿。逐出嗣母。嗣母困苦。不顧也。央親黨求助衣食。亦不顧也。因恨極訴於府城隍。立刻被攝。到即責迎風板四十。審時又夾又責。哀號伏罪。皮肉皆爛。極力醫禱。皆不靈。二日遂卒。此康熙年間事也。其受夾與責。乃家人入廟冉魂亦被攝。親經目見。甦而述之。噫。使稍存仁厚。略盡孝道。亦何至此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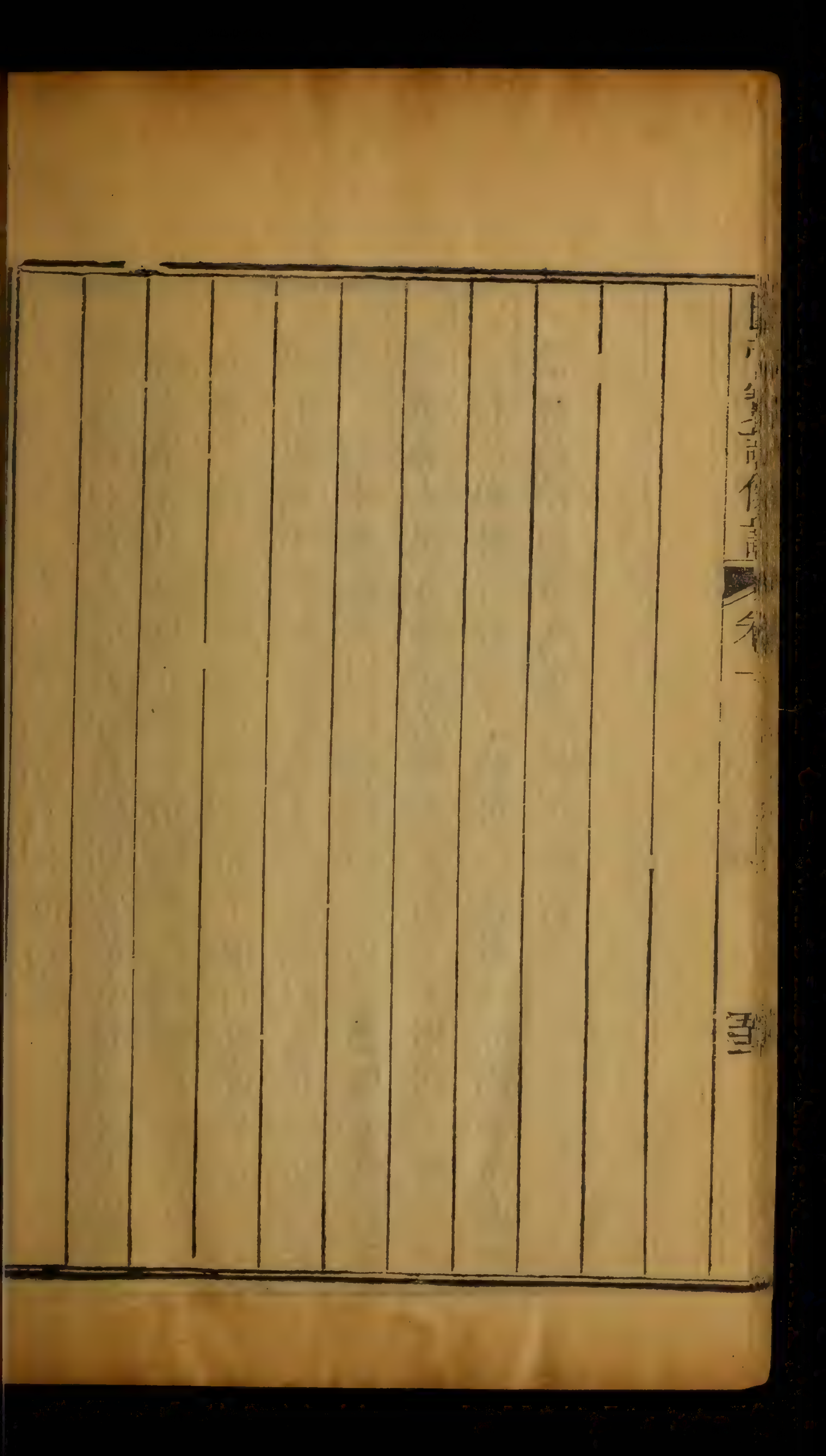
梅之灼湖廣岳州人。其生母原係婢妾。灼長。每以為辱不令其母會姻親。日炊厨下。滌浣衣裳。因積勞吐血。灼雖請醫治。而實漫不關心。後灼無故患大麻瘋。苦楚難堪。覓友人設乩請仙。許真君降壇。灼虔禱靈符。以治己病。乩詞曰。怪病來侵是孽因。只緣輕薄爾生身。仙符縱有難施治。不若虔心孝母親。灼驚懼痛悔。請母沐浴升堂。主持家政。竭力供養。母吐血將危。灼許持長齋。更買放生命一萬。以祈母壽。母吐血隨瘳。而灼之麻瘋亦漸次全愈。



明秦統通州人其父有二妾俱各生子父歿後統不以父妾爲庶母任意折磨供其使令等於奴婢且不以庶母所生之子爲兄弟非禮作踐而與自己妻兒非分享用其族人勸之曰爾父所生之兒而爾惡視之爾父所愛之人而爾仇視之爾父之陰靈其能安乎恐孝子不如是也統不聽後年逾五旬妻死二子亦死孑然一身乃歎曰吾忍心害理亡父之報也悔無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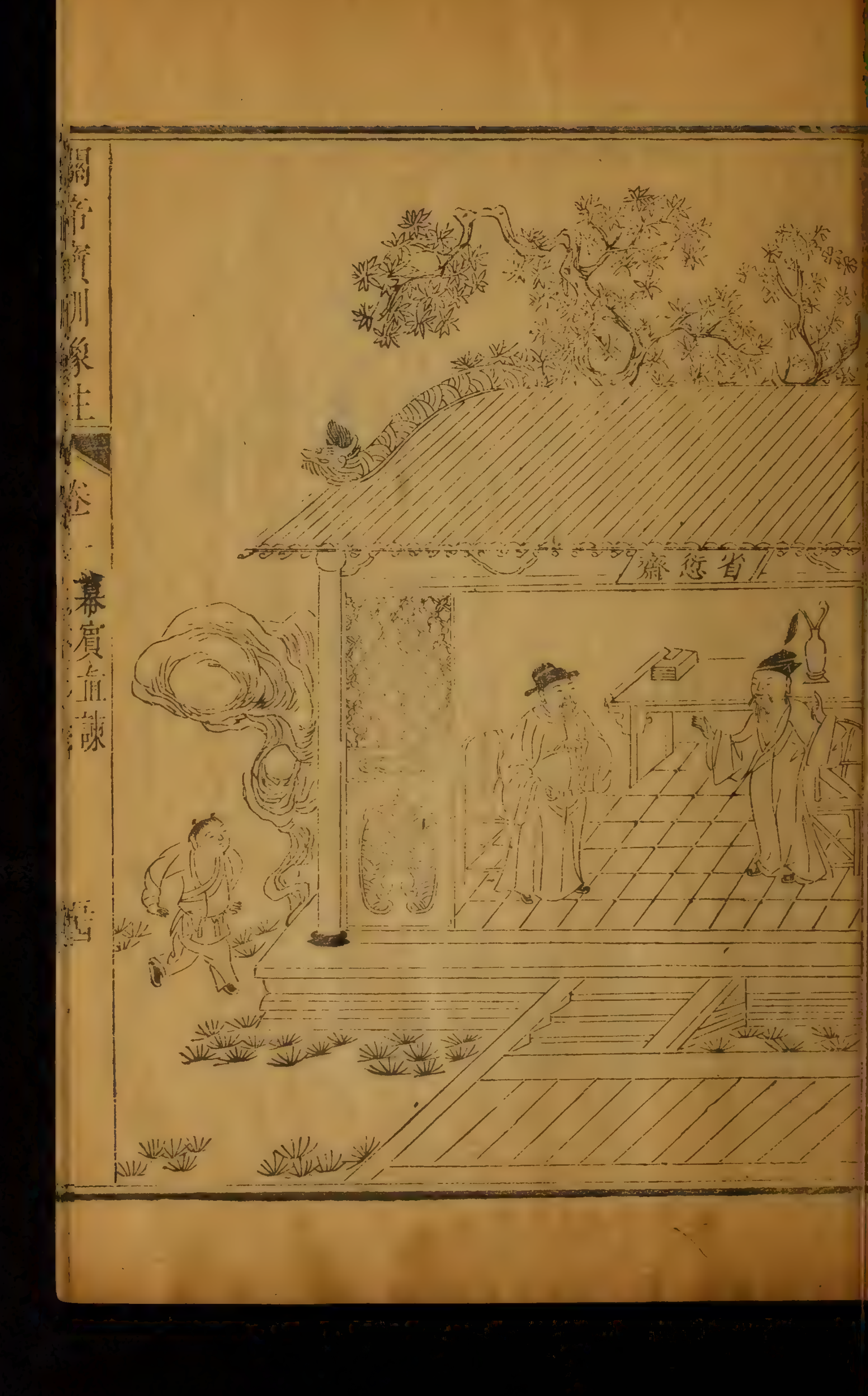
但有逆理於心有愧者勿謂有利而行之

增論 理具於人心於理有逆則必於心有愧凡人遇逆理之事非甚無良非至不類斷未有惘惘行之者即有人諷之勸之彼必曰悖乎理而不敢行也違乎心而不忍行也猶不失爲君子也未幾而試以微利則初念爲之一動未幾而投以厚利則初念爲之盡改噫僞君子之敗露大抵如斯矣必學爲眞君子不因利之所在偶一行焉萬鍾可輕也千駟可卻也雖一介而不苟也其清風高節自令人嘆美於不盡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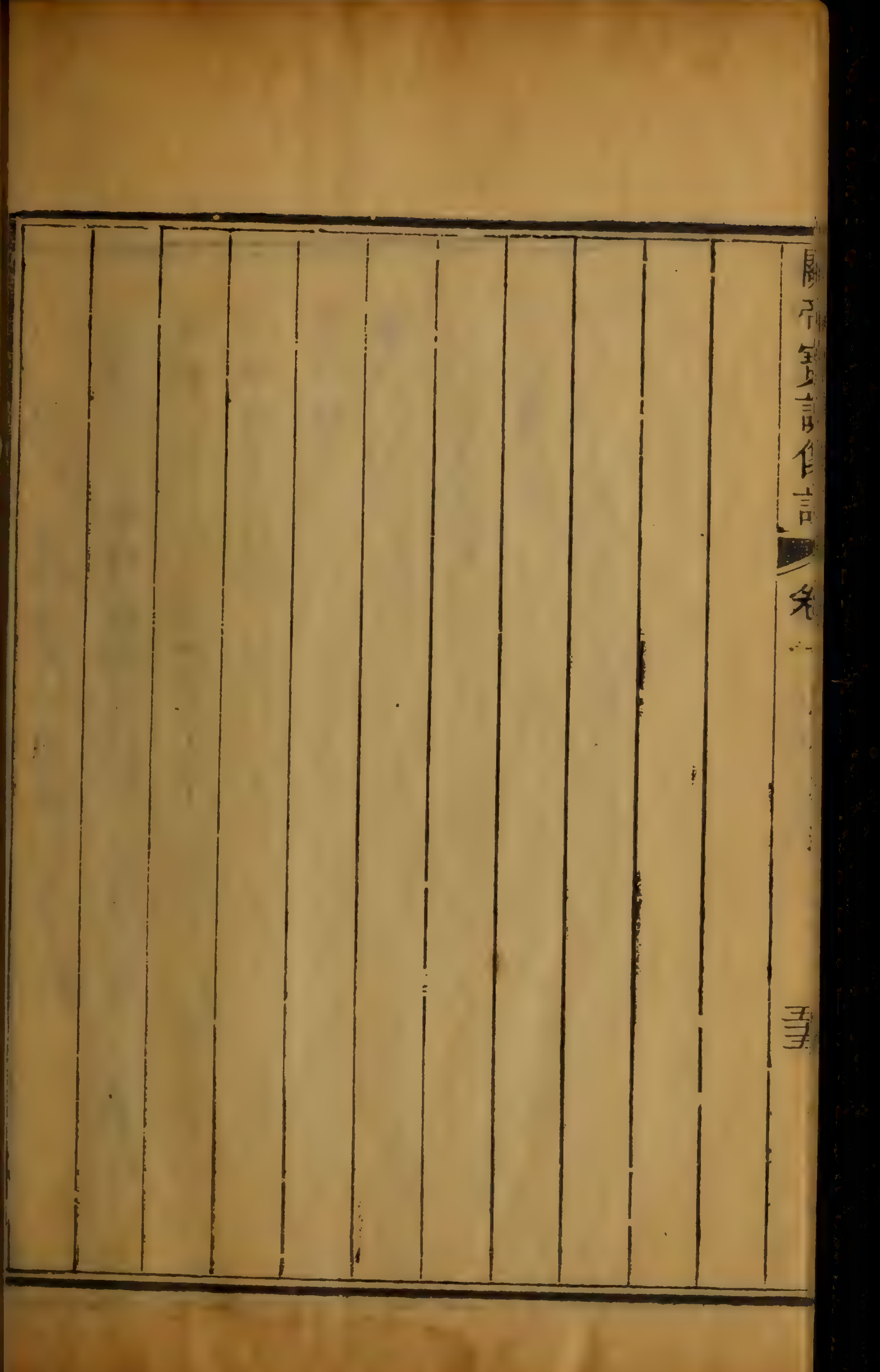
劉威居心平正。有張茂孫廣二人。湊萬金。夥開當鋪。威與作中。越三年。廣死。其子欲抽本。茂不與。言原本帶利。爾父支使已盡。止剩八百兩。其子告於官。茂私造一賬。許威五百兩作証。威曰。於理有悖。我不。肯昧心也。辭不受。審時竟爲廣子証。後生一子。爲州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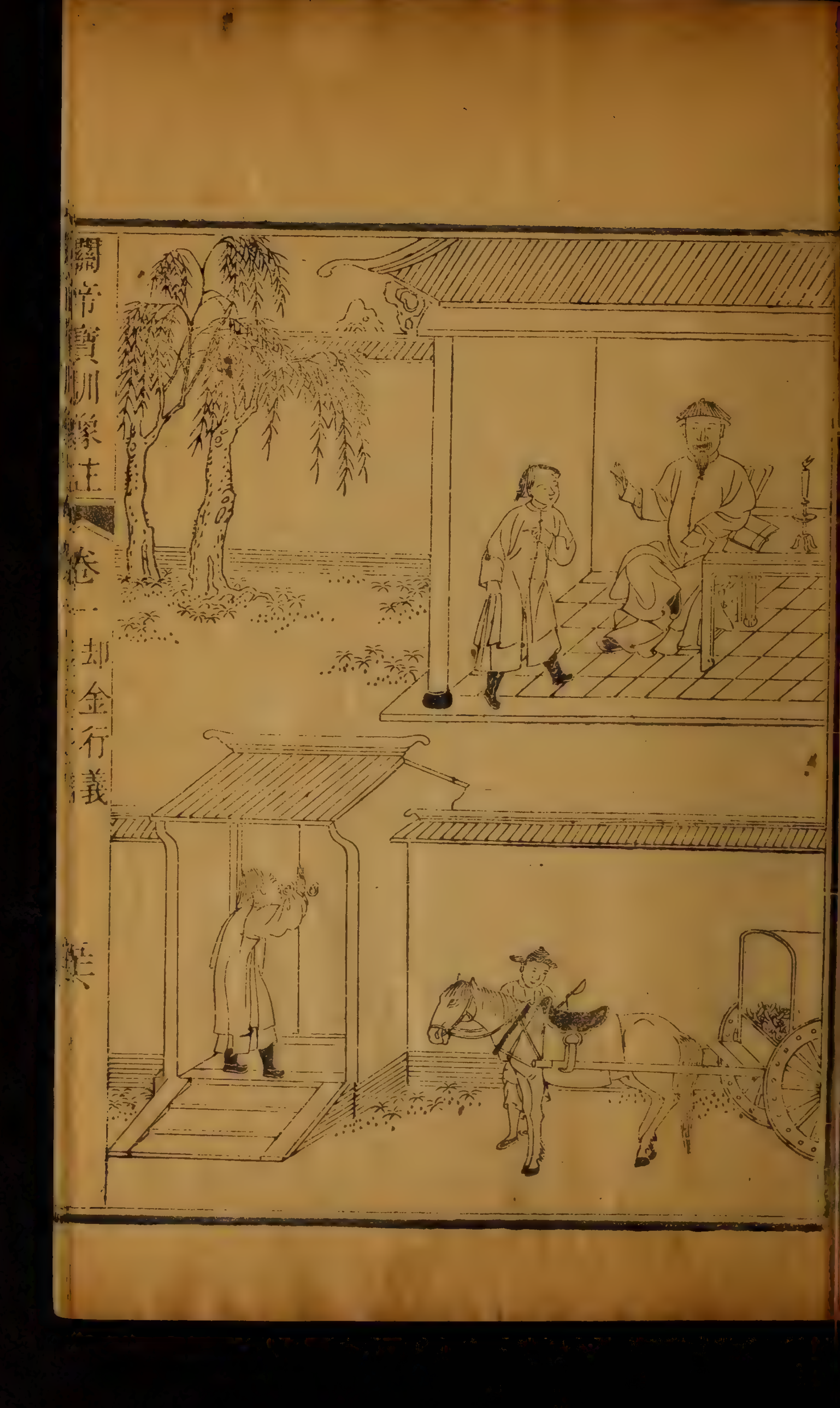

幕賓直諫
省愆齋

范標浙江人老於作幕識卓而性執凡事只據理行每與東翁意見不合輒辭去年六旬陝西清澗縣令聘入幕中時有富宦將伊佃戶活活打死屍親告狀富宦央人賂東翁八百金并謝標二百金歷令講息先其事標諫曰死者之冤不伸打不過自心卻其金不受東翁意不決標大聲曰我賓主受千金饒其罪恐閻王不受千金饒我賓主罪也東翁悚然曰我心亦打不過去遂問富宦抵償標一日辭幕回家夢神告曰汝壽止六十五歲因汝卻金伸冤增一紀矣後果享壽七旬有七無疾而逝

凡有合理於心無愧者勿謂無利而不行

增論天下事惟理爲可信耳信理卽信心宜乎行之不俟終日矣乃人靡靡焉而不知行泄泄焉而不肯行抑何故歟大約視其無利以爲可緩可急之事更以爲可有可無之事也小人哉夫何貪利至於此極也獨不思無利於己寧無利於人乎無利於家寧無利於世乎雖曰無利而陰有自然之利也猥曰無利而實有莫大之利也惟矯然自立不謂無利而逡巡但行乎理之所是行乎心之所安非聖賢其孰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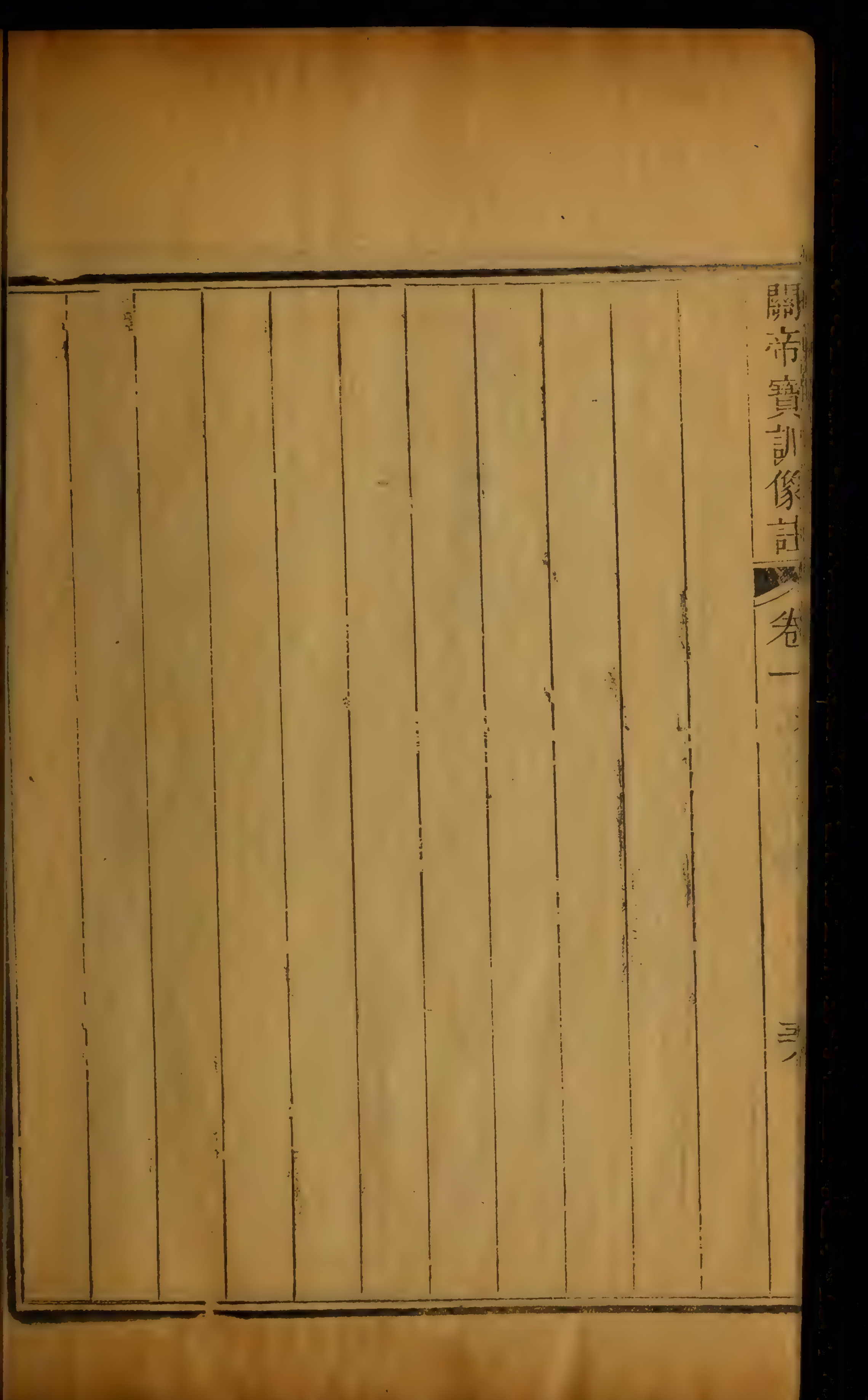
國朝何公諱若錫。大興人。平生正直。重義輕財。多積隱德。嘗訓其子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二語可終身守之。官欽天監春官正。康熙丙辰。奉使山東測驗日食。有泰安人楊鑰贅豪富趙氏家。其妻結姦馮姓。箭殺鑰於境外。鑰兒鎮告於有司。僅將兇手抵償。鎮投冤狀於公。公付於臬司。仍批縣訊。公知其無益。密令人囑鎮曰。若隨我進京。控於刑部。冤可雪。有言於公者曰。楊鎮一案。如置若罔聞。趙姓願以萬金爲謝。公峻拒之。是夜趙姓復車載金至。公閉門不納。回京。白於刑曹。鎮遂得雪。弟窺公可謂見義必爲。不以利動矣。後公壽古稀。子六人。皆列仕版。登科第者三人。三子國宗。業登亞卿。里黨咸謂善人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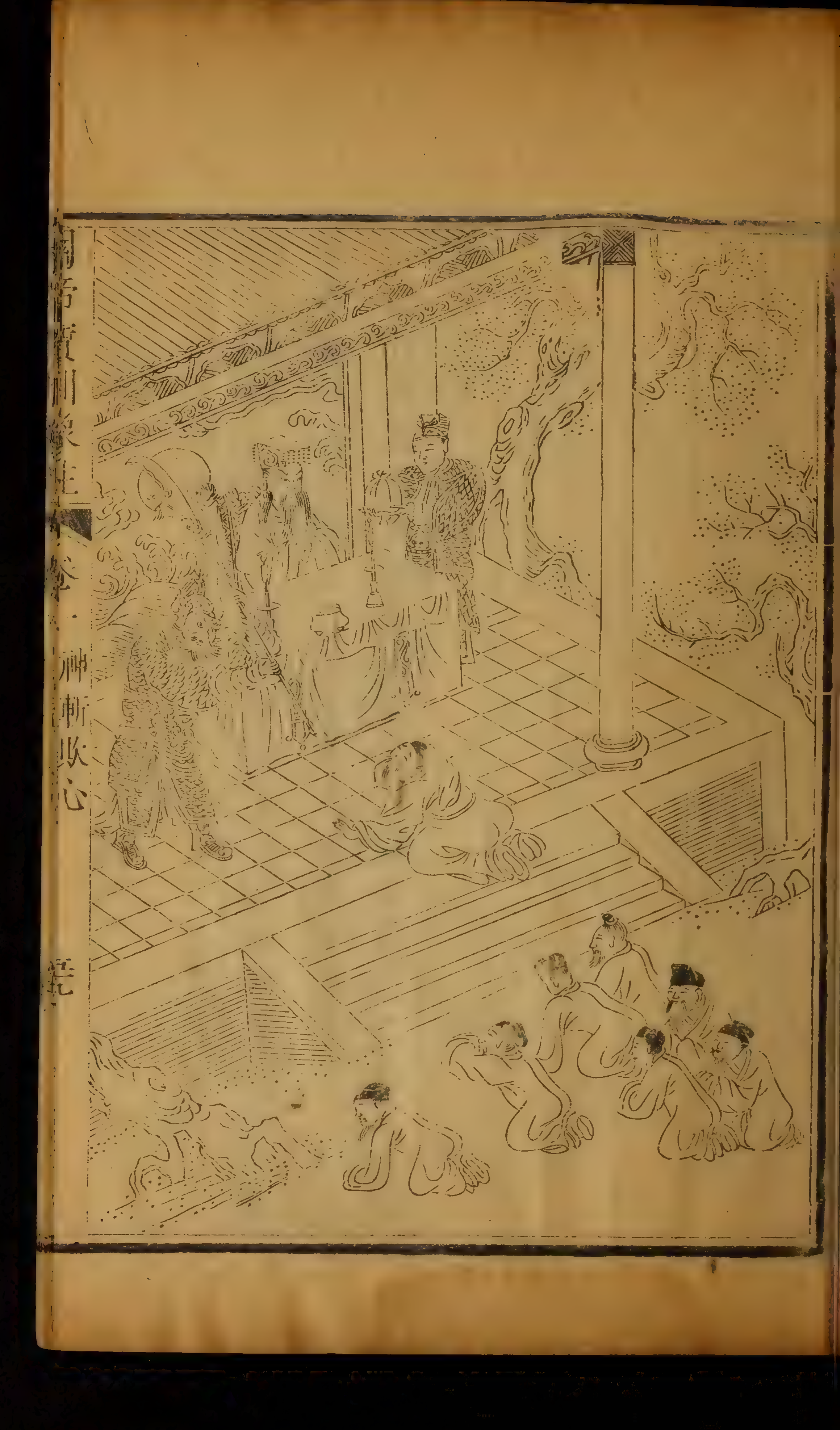


國朝郭曰乾家不甚富好刱行善事募化不一而足人皆厭之曰彼借端取利無怪其然乾聞而歎曰如某某善舉理所當行而誣我網利心實無愧其妻舅刺之曰我亦不信汝無利心如無利心即是沽名名亦利也恐爲鬼神所忌乾笑而不答只管樂行年五十外逝日通財日積享壽八旬合掌坐化

若負吾教請試吾刀

【論】關帝之諄諄立教者。無非閔人之墮罪而警之也。若世人夢夢。瞻玩不遵。則負立教之苦衷。罪不容於死矣。因而上干　帝怒。比以利刃試之。骯髒蠢輩何堪汚此寶器耶。然　帝心終慈。不忍頸血之濺。鋼刀雖快。不斬悔過之人。仍望其悚然猛省。卒爲善士而已。其即釋門之棒喝。孔門之杖叩也夫。




神斬欺心

明徐仙淵倡首募化建修　關帝廟。所化分金。貯於公處。旣而採買磚瓦木料。供經淵手。淵信手侵用。衆善友責令補出。淵曰。只管完工。總不整齊。有罪我受。與人無干。衆善友亦無可如何。開光日。淵忽中風頭疼欲裂。自言上香時

帝傍有黑面虬髯大漢。舉刀劈。我腦。遂得此症。言罷。死於殿臺下。


卷一
神救義士

陳益修濟寧州諸生城內有　關帝廟倒壞崇正癸未秋八月益修醵貲重修回教楊生花等計奪廟爲清眞寺訟於官益修力爭之官令重修　關帝廟楊患之夜持三百金饋陳陳正色拒絕計無復施遂起害陳之心時兗郡新破冬十一月生花等乘變糾黨百餘截陳交撻之髡其鬚鬢其中傷其面體無完膚一人曰是日尚存去目成廢人終莫予毒遂剜雙睛於河一人曰拽歸陳家即死猶疑案也仍謀傾買贅者詐稱劉回回誘至陳家撲殺之指陳實殺贅欲盡滅陳氏陳家先避得免然室貲抄掠盡矣陳且斃家人抬置炕上灌以湯夜半稍甦夢一大人綠衣金襆持酒謂曰毋畏我來救汝飲此酒不死噏飲之嚥下喀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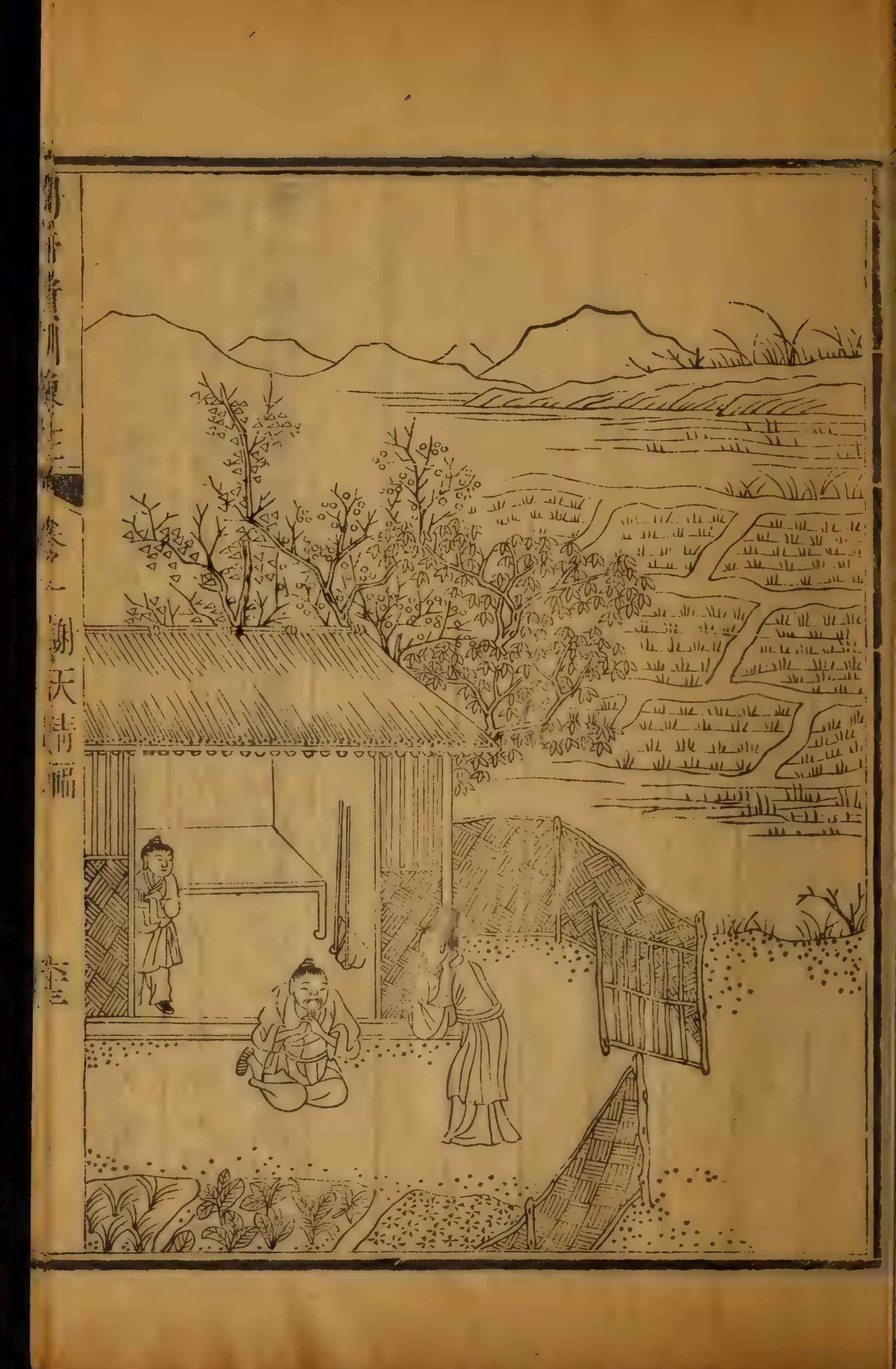
聲神少定傍一人藍衣唐巾飄若仙流曰吾來醫子腦中皆死血傾出方可活遂擊腦後雙目噴血如注而頭痛止曰是尚無目綠衣者曰鄰家籬內有羣羊可取眼與之郎命從人剜羊眼二枚捧至納於陳眼眶中陳雙目忽明州里詫異楊亦驚服謝罪請自埋瞽者陳置之不較也明年甲申生花等以亂故弄兵一族十三人俱戮於市剜眼剖心碎屍回計陳被害時八閱月耳乙酉陳售於鄉 關帝先托以夢未幾或投之書曰東畔方生耳草頭八皿全一夕三人臥門內隱八天老翁成羽化黑犬右人牽耳邊絲亂墜禾斗米相連書投其人忽失所在閱書後解曰陳益修關公默佑聯科丙戌登第選青陽縣令有聲行取戶部

主事有順天王子發作傳記行世。

敬天地

〔增論〕天高地厚之恩。莫可名狀。人孰不云當敬耶。關帝揭出敬之一字。所以破小人之見。而勵君子之行也。彼小人者。平日若不知有天地。而值病極則祈天地。痛極則呼天地。窮極困極則哀訴乎天地。不敬於無故之時。而求於有故之頃。此眞小人之見矣。若君子凡事只靠天地為主。不怕人怒。而惟怕天地之微怒也。不怕人害。而惟怕天地之欲害也。不求人悅。而惟求天地之一悅也。不求人憐。而惟求天地之肯憐也。享富貴則曰天地所賜。必思有以酬答之。處貧賤則曰天地所定。必思有以感格之。或敬以克己。或敬以造命。此眞君子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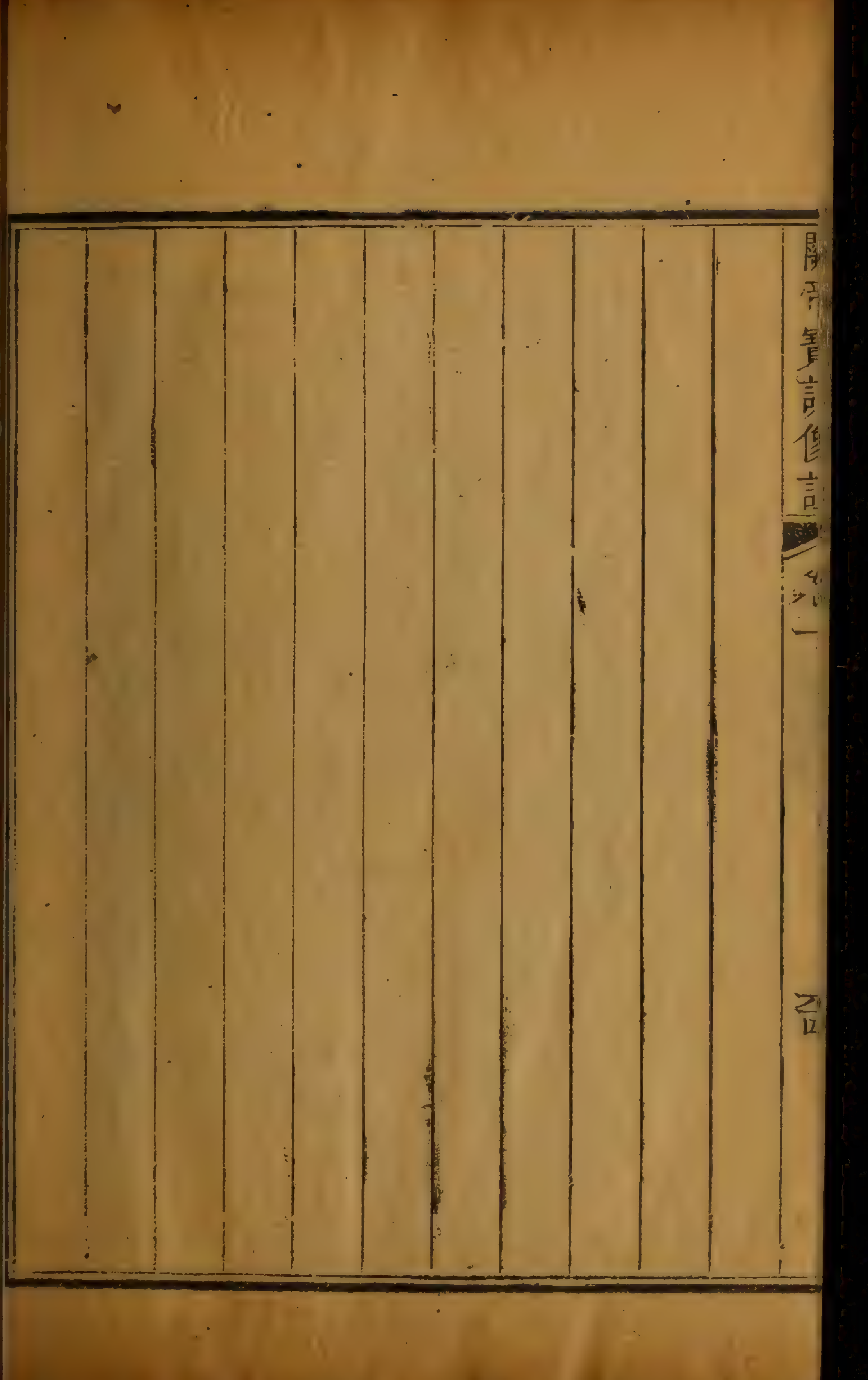
天地也。噫世間惟中人過半耳。率皆向天地而叩首。供天地而焚香。輒曰敬在是也。亦勝於漠視天地者而已。烏足以云敬哉。



胡九韶家甚貧。課兒力耕。僅及衣食。猶每日謝天清福。妻笑曰。一日二餐菜粥。何名清福。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又幸一家骨肉無故。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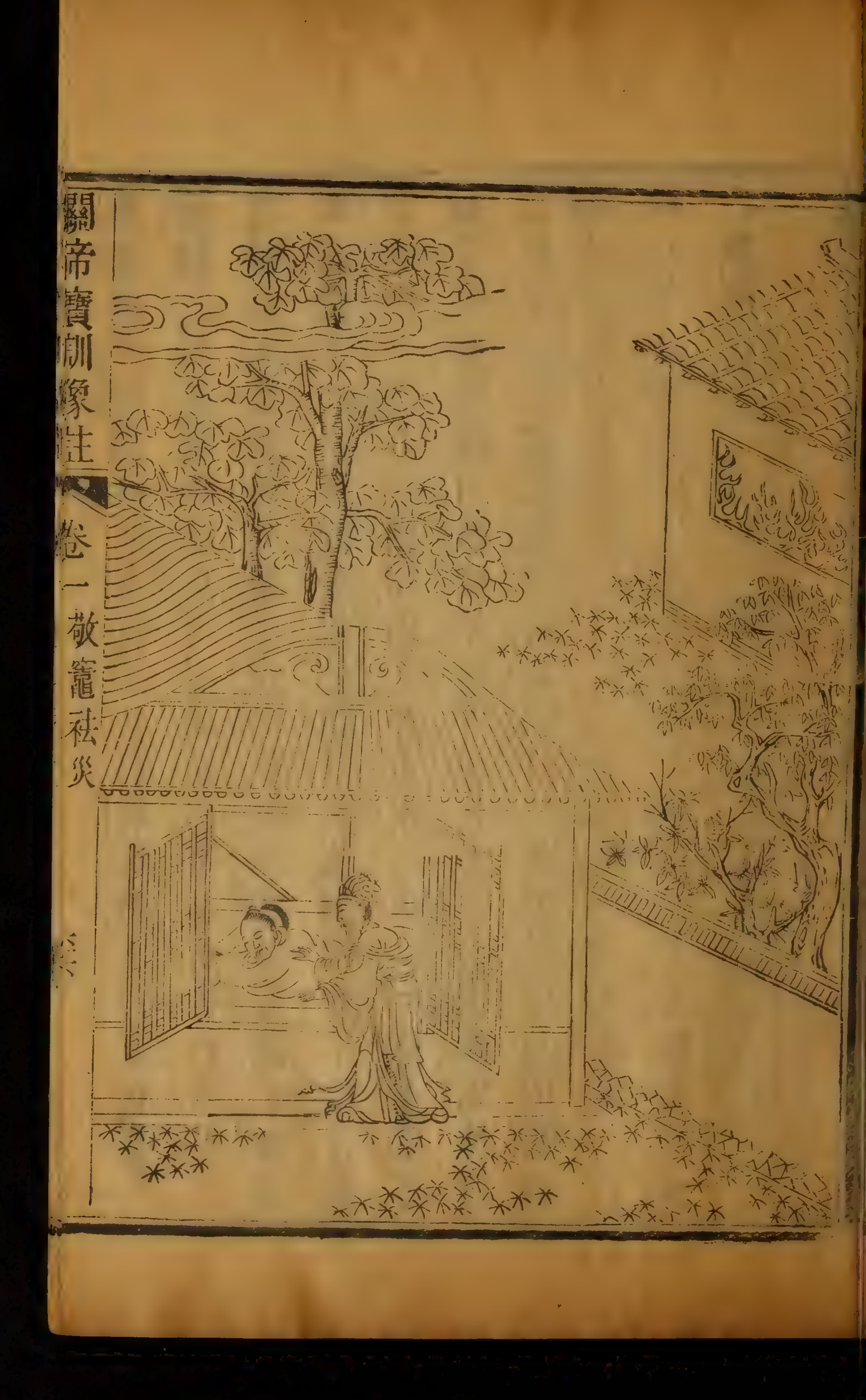
禮神明

增論觸處皆神人特未之見耳嘗見世人度日時有災難並不知覺而忽過者皆神之庇也若不知覺而猝罹者皆神之使也至現有災難虔心禱祀而始脫者乃神之暫宥也若虔心禱祀而弗免者乃神之不赦也且神之名號不同而與人最親者一室有屋漏神一家有司命神一邑有城隍神更有神之至尊莫尚至靈莫測者總皆宜敬而不宜褻也故曰禮焉若夙不信神漫不爲禮乃小人而無忌憚者也惡得無罪




冥遣慢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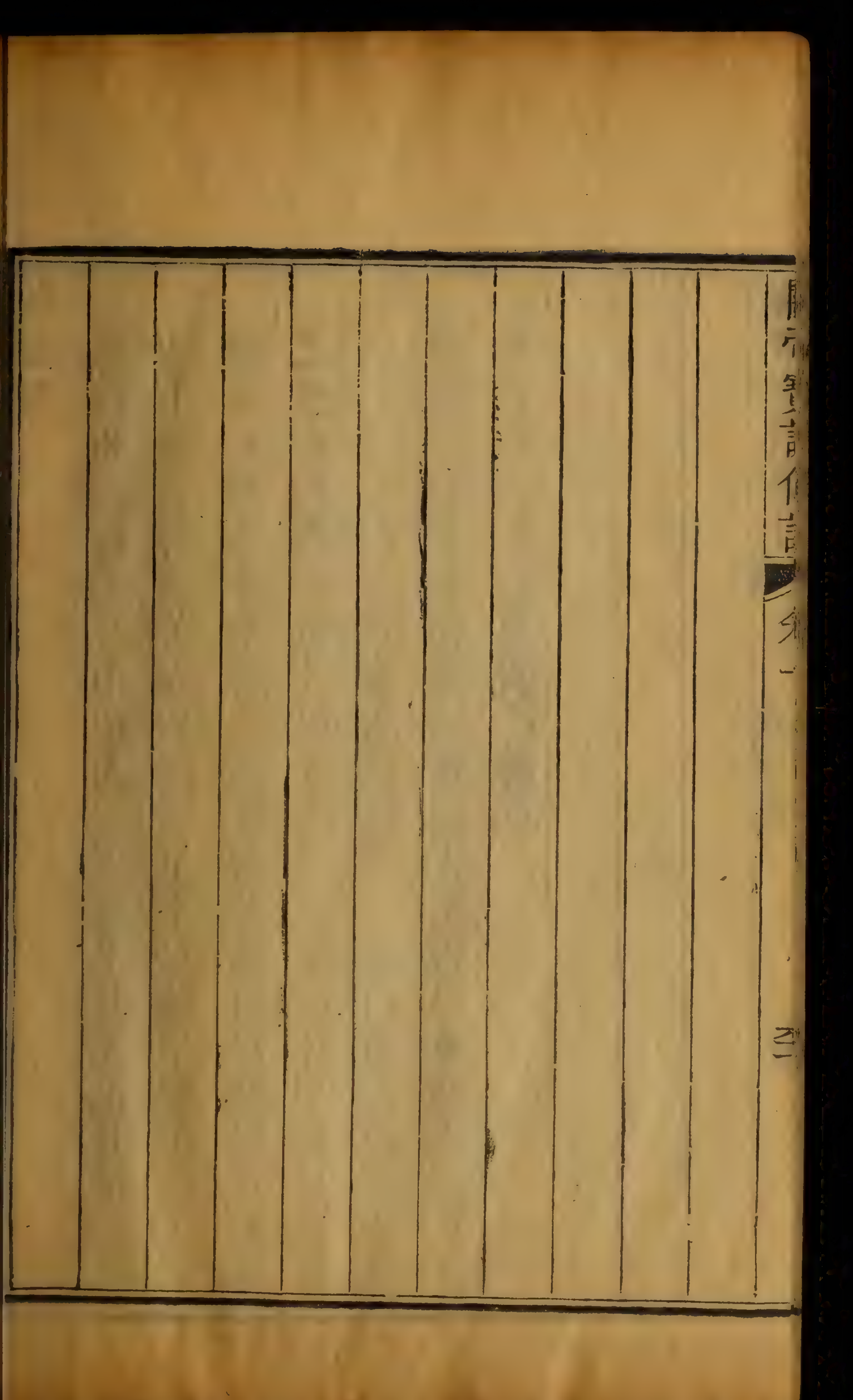
宋符仲信。白手起家。年三十五。病忽危。自言恍如處曠野。見數人遙呼符公。何以至此。相引至一官府。有吏自門內探望曰。豈鼎州符仲信乎。此人本合餓死。以好施故能起家。壽本五十九。以半生不燒香。睡起遲。今皆削盡。數人曰。二者小過。何至如是。吏曰。不燒香。不敬神明也。睡起遲。多淫慾也。何爲小過。衆相顧驚曰。厚德如符公。猶以此奪算。況爲惡者乎。



曹基與呂端爲會文友。夜間共宿。端每將溺器置竈臺上。基勸之曰。此竈神也。烏可得罪。端曰。竈神所管何事。基曰。竈神與人最親。司一家良賤之命。過無隱顯。皆記之。每月晦日。詣天白人罪狀。登記分別。降災錫福。爾如不信。盍觀黃帝經乎。端取經細閱。內云。凡人求乞男女。生產平安。盜賊不侵。疾病痊可。瘟疫消除等事。皆當祭告竈神。端悚然因約基倡衆起祀竈神會。逢朔日。焚香供獻。虔心頂禮。後基廚房夜失火。基睡熟。忽有人推醒。驚起將火潑滅。一日端家夜有賊。挖壁已透。忽燈燭乍明。賊驚去。方知爲竈神之顯應也。

奉祖先

〔增論〕祖而曰先。乃由祖而上。更遡乎其先也。其積德累功。不知若何辛苦。而始澤衍至今矣。倘謂歷年已久。不復奉祀。則木本水源之意。不幾絕歟。惟於歲時伏臘奉之唯虔。約族中服遠服近之人。咸集而拜。且曰吾儕今日。分門立戶。富貴貧賤不一。而自祖先視之。皆其後裔耳。必相和相助。而後祖先之靈。乃無恫焉。則於一奉祀間。而又有篤親之義也。





黎克遠廣東拔貢由教職入爲國子先生背生一頑瘡痔舉發痛難忍一名醫治弗愈且曰人事已盡此恐有天譴也適其舅在傍謂遠曰爾惑於風水祖父兩柩未葬天譴其即此乎遠大悔即告假回家十日內兩柩俱葬又十日瘡忽愈不復發後見人有淹親柩者即以此感應戒之

〔增論〕雙親在堂。乃人生第一樂事。為子者。正當竭力盡孝。及時奉養。古孝子所以有昨日不足之心者。誠以喜在此。懼亦在此也。不見世之失怙者乎。欲孝父而何追也。不見世之失恃者乎。欲孝母而無由也。甚至父母俱亡。而劬勞之恩。徒存諸夢想。罔極之思。僅形諸籲歎。又孝子終身抱恨而莫解者也。雖終身貧賤。猶以不獲菽水承歡為憾。若一旦居高官。食厚祿。席豐履豫。而父母不獲身受其奉。其遺憾更何如耶。說者謂祭掃維虔。亦足云孝。不知黃土長埋。日落狐狸眠塚上。絲酹空奠。一滴何曾到九泉。尤人子所慟不能禁。淚盡而繼之以血

者也。念及此。而知雙親咸在。至幸也。念及此。而知雙親垂老。可危也。語云。說到悲哀無用處。高堂越健越心忙。孝烏容緩歟。



戴華事親孝。幼與父母同宿。及冠。父母爲議婚。華辭曰。奈何舍二親而與他女子眠乎。且承歡膝下。婚遲無礙也。父歿。華號泣將絶者數四。已仰見母髮白。涕泗不令母知。或奔野外痛哭。歸而以歡顏對母。又十年。母病危。華哭甚哀。聲達於里。一日忽寂然無聲。戶不啟。隣父老排闥入室。其母已死。華跌母傍。候其氣似垂絶者。急灌以湯得甦。隣父老責以大義曰。毁不滅性。若俱死。鬼其餒乎。華不得已勉進湯。既免喪。隣父老勸其娶妻存祀。於里中愼擇一女曰。是可配孝子矣。華方有室。其時貧甚。炊烟屢斷。而歲時伏臘几筵。必極豐潔。每供食。痛哭嘔血如初喪。路人聞之無不墮淚。後子孫貴顯數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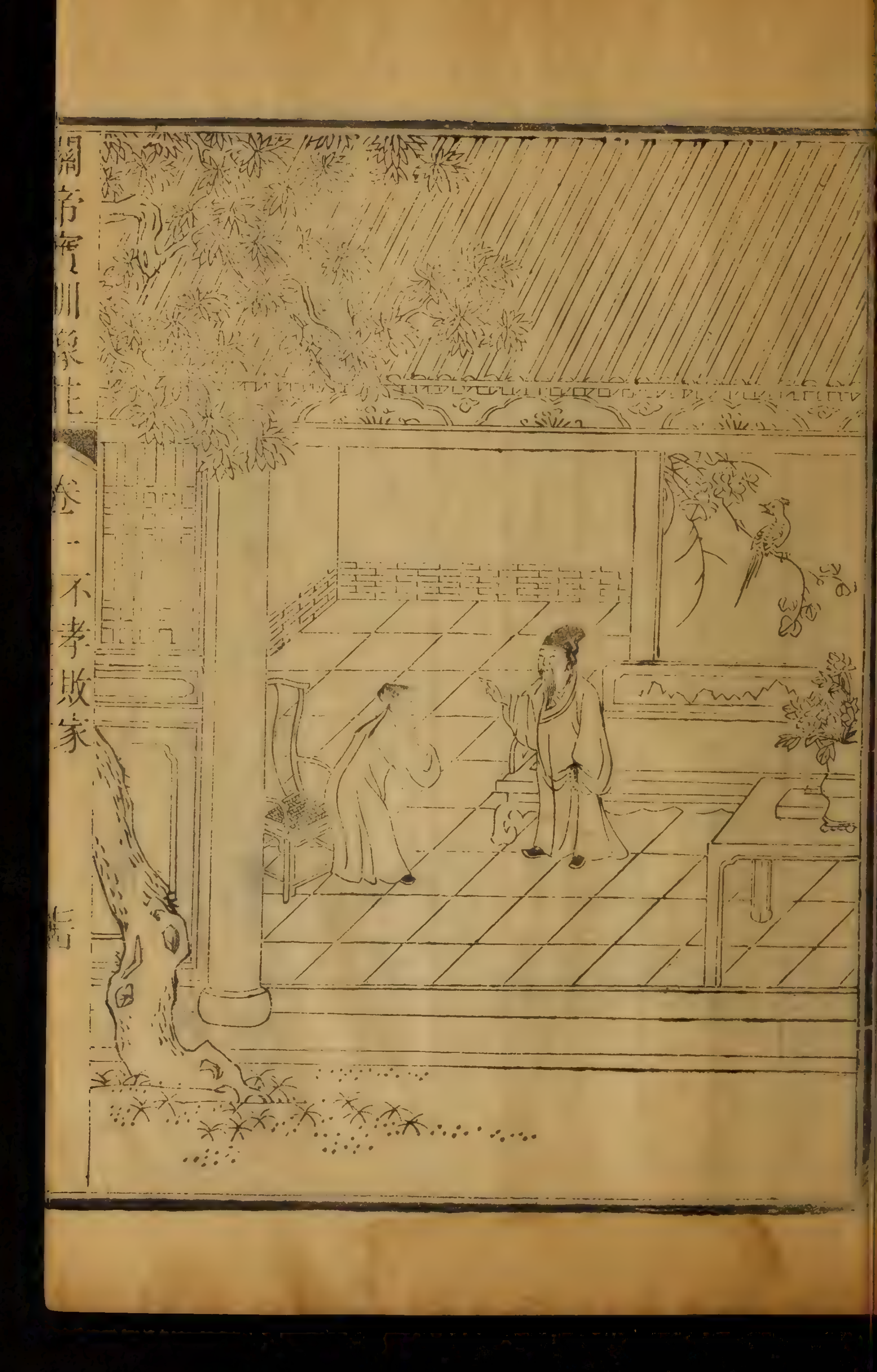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分出。包日夜號泣。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積歲餘。父母悟而令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欲。奴婢引其老弱者。曰。我呼喚熟也。器用取其朽壞者。曰。我使用慣也。田產取其荒蕪者。曰。我少時所治。意甚戀也。諸弟不能自守。致破家產。包復賑給。曰。我父母陰靈。知諸弟不失所。庶瞑目地下。耳。安帝聞其孝。拜侍中。不受。賜穀千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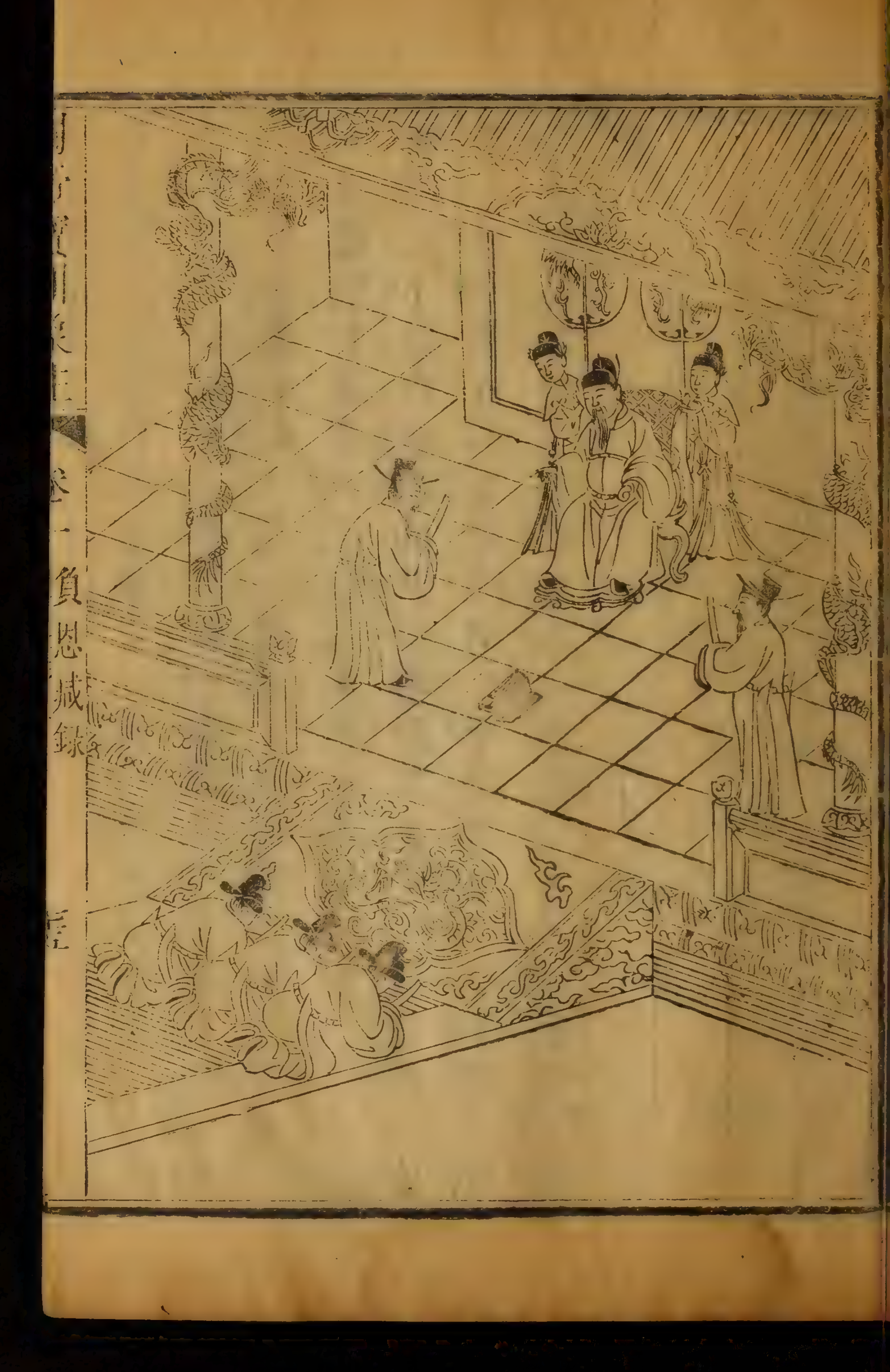
陶明元萬燈弱冠事元武神甚謹母病心痛則拊膺跳躍齧牀簀衾褥以抒苦楚歲瀕死者六七次醫莫能愈明元每掐心嚙舌以分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神前曰刲股割肝非先王禮今事急矣敢犯死取一臠爲湯劑神如有靈疾庶其瘳禱畢卽引刀自割忽有童子自外跳入叱曰毋自損我天醫也明元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數字於几面擲筆仆地隨呼家人救之良久甦乃鄰兒也叩之無所知覩其所書藥方也明元私喜此必神賜吾母其瘳矣如方治之藥甫入口而痛已失終母身不再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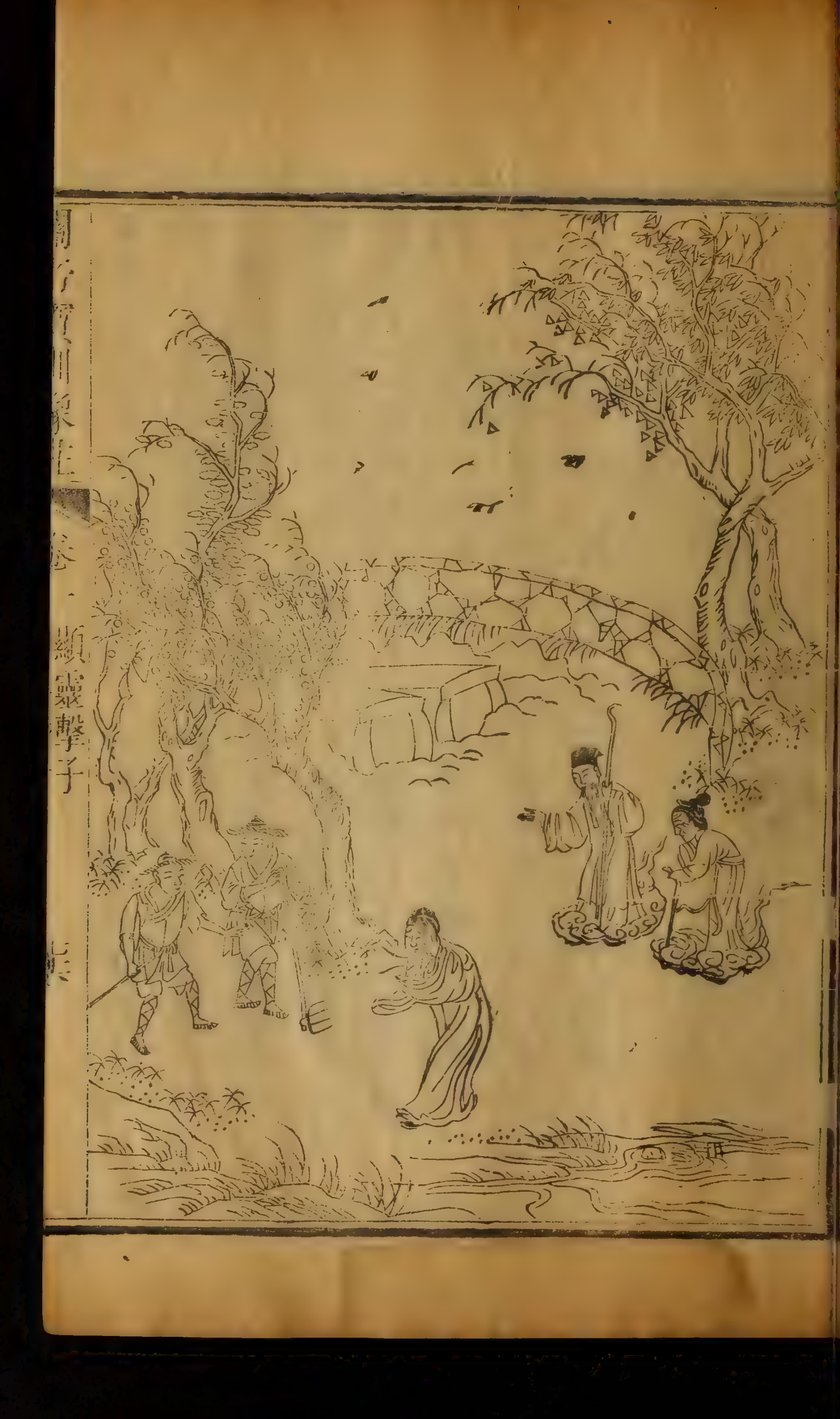
崔沔。母失明。傾家求醫。藥砭悉備。每良晨美景。必扶持宴遊。笑談陳說於前。母不自知其有所苦也。母卒。瘠形吐血。茹素終身。愛兄姊幾於母。慈甥姪甚於子。居官所得俸。悉以分惠。曰。風木既悲。無由展我孝思。計親所垂念者。惟此四五人。吾厚待之。庶幾慰安也。子佑甫。爲唐賢相。



蘇州嚴太守曾孫某。生長富貴。美丰姿。能文章。善談論。而獨不講孝弟。倫理乖違。其後家業耗敗。且無子。善士顧瑞徵每勸戒之。始能改悔。方生一子。亦不孝其父母。甘爲下賤。家聲乃墜。



明宮詹公子某。因其嫡嫂十八歲守志。父命爲嗣。恩勤倍至。少年中鄉榜。時尚事之如母。後漸不復敬禮。自是屢科不中。又後幾科始中進士。然其才高貌美。詩古文字無一不善。臚唱日衆薦爲大魁。上不允。而薦者不已。上以卷投地曰。天下。豈有無母的狀元。蓋殿試策中天地父母四字。獨失母字。衆皆不見耳。降第二甲。選縣令。三年不得其死。噫。使非負寡嫂之恩。焉知不大魁天下。而久享富貴乎。惜哉。



明朱世寶正定人父歿遺下房產田地兄弟四人均分未數年其諸弟俱各費盡不能度日世寶家益興一味奢侈任諸弟之落魄莫肯少顧一日新擇塋地遷葬前一日看墳人見其父母夜坐塚旁泣曰世寶任意奢侈並不照管諸弟不能曲體親心是爲不孝遷葬我不欲去其母曰世寶但將暴殄之處略爲節省即照管諸弟而有餘乃以家業已分遂坐視其死而不救明日顯靈以警之次日世寶起棺時忽狂風大作親見其父母掌擊其耳回家即兩耳全聾一無所聽


后土神位

孔塤丁母憂既葬歷官至秘書丞始歸焚黃其母忽現前責曰汝棄吾去盜發吾塚折臂歲時祭享寄二女家爲子當如是耶陰司欲罪汝警世爲汝處官修謹姑置之自此切須勤視墳塚歲設祭以寧山神亦以安我



晉陵城東顧成娶錢氏女爲媳。順治甲午三月。瘟疫流行。轉相傳染。死者甚衆。以至親戚皆不敢過問。成先得是疾。諸子及婦凡八人。俱伏枕待命。時媳寧母家。聞信欲趨視。父母力阻之。媳曰。夫之娶妻。原爲翁姑生死大事。今翁姑及夫皆病甚。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即死不敢望父母顧也。便隻身就道。成在家見鬼相語曰。諸神皆衞孝婦歸矣。吾等須速避去。由是八人皆得無恙。



寧郡民徐三娶婦辛氏。有奩資。其翁逋欠官稅。婉諭子媳以衣飾暫付質庫。婦不應。私捲其衣飾。將寄貯母家。其臥室在樓上。忽火發。獨焚其樓。奩資。盡燬。時方白晝。觀者如堵。咸謂不孝之報。



